

紅豆



214 / 1000

次目

論文	羅蜜鴿與朱麗葉之研究	張寶樹
戈斯論左拉的短篇故事		楊幹蒼
小說	左拉：多情仙女	丹西
英雄		金明
任我底命運隨意所之罷		思平
速寫		聆然
戲劇		
獄門		韓罕明
散文·詩		
村夜		陳江帆
妙語		無息
散文二篇		幹蒼
海涅詩鈔		風痕
失蹤		運玲
風夜		林樹棠
徘徊在古墓之旁		影然
歲暮		蘆荻
戀情		蘆荻
真理的遺傳		梁格
舊譜		張弓

二期五卷二

雙喜牌

白菩提酒



酒質：用美國白菩提配以上酒釀造
功效：最能補氣補血潤肺益體養顏
特點：入口香醇芬芳四溢多飲不燥
裝璜：華麗堂皇高貴無匹送禮最宜

總局：.....香港文咸東街三十式號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一百八十五號

分局：.....油蔴地新填地一百六十號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四百十六號

分局：.....西灣河電車路太寧里一號

「羅蜜鷗與朱麗葉」之研究

張寶樹

莎翁深深地愛上了愛情，想用羅蜜鷗與朱麗葉把它底力與美透示給人們。請不要惑於濃厚的意大利風，因羅蜜鷗是所有善於鍾情的少年，而朱麗葉是所有易於懷春的少女。這故事底主要題材不單是一個詩人底美夢，一片快意的幻想，而是深深地帶根於人性底天然土壤的現實生活之片斷！羅蜜鷗與朱麗葉是燦然地裝飾於詩底繁華壯麗之中的一首無上的情歌——一種可愛的，芬馨的，悠久無疆的貢獻呢！

正如中夏夜夢 *Midsommer Night's Dream* 之以美麗的幻想為題材，羅蜜鷗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是一齣描摹人事之變的戲劇。一五九一年它就從莎翁筆下脫穎而出，但一五九九年之四開本 *Quarto* 底形式則是增訂過的。如其時間允許的話，去探討羅蜜鷗與朱麗葉底及其同類的故事在歐陸之流行性，將是一件饒有興味的事罷，但，這裡不能不說，憑藉了布綠克 *A Brooke* 一五九二印行的一首長詩，與一五六六至一五七七之間出現的編德底 *Prynler's* 故事選集快樂之宮 *The Palace of Pleasure*，羅朱故事更風行於英國呢。我們曉得，當文藝復興之燦爛期（一五七八——一六二五），深刻精到的繙譯工作使肥沃的英國文學園地更豐饒了，尤其從意大利譯來的作品。一最能影響英國戲劇及小說之成長的「一個研究英國文學的法蘭西學者說：「是那些流行的故事，那 *Boccaccio*, *Chivalo*, *Bandello*, *Siraprotola* 一輩人巧妙地生動地寫出的富有戲劇效能的精美故事。說英國戲劇沒有了這些悲劇的或喜劇的與……這些快意的，愛情的，強暴的，血與淚構成的故事而能滋生成長，却不容易。」這些故事之中，有許多在文藝復興期出現於英國，散見各有名的故事集裡，如一五六七年范登與編德 (*Fontenari Finken*) 之故事集，及一五八二年淮斯東 (*Whitsonal*) 之作等。

於此，最顯明的就是英吉利精神與那會潤色了邱塞底詩篇 (*Chaucer's Poetry*) 的意大利精神之交流，替十六世紀英國文壇造成一個堂皇富麗的局面，莎士比亞時代。

因為使我們認識莎翁底天才，如何在意大利風底強力的影響下發展與增強，這番談論，我想野馬不至跑得遠罷。

細心研究羅蜜鷗與朱麗葉的人，對這聖潔與至情的悲劇，誰也不能忘記全劇轉移之千變萬化，動人的細枝末節之緊湊，從而認識莎翁如何熟練地加入喜劇成分，本質地調和了人物與故事吧，最顯明的如羅蜜鷗與乳母之對照是。換句話說，在這本劇裡，莎翁底無上的技巧，是可以從他設置了有助於故事的悲劇的開展，而自始即使人有輕鬆的喜感之場面看得出來，就在這一場 *Scene* 的開展中，他也隨處運用巧妙的對照以喚起人們輕鬆的快感呢。——見第三幕，第一場及第三場；第四幕，第五場。

還有，在這本劇裡，莎翁是如何完全地明瞭戲劇家底工夫之微妙處——全劇空氣 *Atmosphere* 之構成。在揭幕處街頭齟齬的一場，莎

翁即有意構成一片涵有變易之微的，不安的空氣，而且，作為一種背景，這危機四伏的空氣更是本劇所必需的，如果羅蜜鵠與朱麗葉之愛要有其完滿的戲劇意義的話。在羅蜜鵠與朱麗葉裡，莎翁把偉大戲劇底三種恆久的元素灌注於全劇之中——空氣，完美動人的對話措辭，富有引力的物描寫。莎翁既美滿地完成了這三件工作，所以當日朝生暮死的迎合潮流的時髦作品，遂無從與這永久風行的傑作一較長短了。

羅蜜鵠與朱麗葉是莎翁在比較年青的時候，當他還未踏入人們所謂他底「悲劇的時期」以前寫下來的。那時候他深深地愛上了人生，特別是愛情。他想他底觀衆都與愛情深結不解之緣哩，正當整個世界都愛借一個情人。他更想利用這齣戲劇把愛情底力與美透示給人們。同時他曉得要有力地幹幹這番工夫，唯一的捷徑就是運用悲劇的手法——反覆地寫出一對從死亡裡獲得了圓滿的結合的不幸的情人底蓬萊舊事。

這一對情人是意大利文化中心之一的惠龍那 (Verona) 城裡兩家世仇的富戶——孟泰格與嘉普列特——底兒女。然而我們却不要感於濃厚的意大利風和異域名辭。因羅蜜鵠是所有善於鍾情的少年，而朱麗葉是所有易於懷春的少女！如果，在中國，有若干羅蜜鵠與朱麗葉讀到這篇東西，請他們把視線移到戲劇本身來吧，在發現了所有他們會想互相傾吐的話語早已揮然紙上，精當不移，他們是尋到自己底面影了。其實，羅蜜鵠與朱麗葉所處的情境，不過是任何國度裡的情人們所處的情境底密度之增強而已。那一種情境，換句話說，全劇的主題是冥頑老朽與少年，或青春的戀情犧牲於老人底成見之下。橫梗於這一對情人之間，所有人物都是冥頑老朽的。兇暴的泰伯爾特 (Tybalt) 底死亡與拔里斯公爵 (Count Paris) 之求愛，都是情節上所必需，而羅蜜鵠的兩個朋友麥邱灼 (Mercutio) 和彭福柳 (Benvolio) 亦然。最後兩個角色的重要性是有其值得研究的理由的。因為起始兩幕，與其說是像悲劇，毋寧說是像喜劇來得切當。舉例來說，朱麗葉的乳母就是莎翁後來也再寫不出的，一個喜劇角色中老農婦的典型。還有，朱麗葉的父親，嘉普列特翁，便是一個愛管閒事的富翁之有趣的寫照。但，那最重要的喜劇角色却無疑地是麥邱灼。因為他是如此魁梧強悍瀟灑不羈的一個角色，所以也曾有人說：「如果莎翁不會在第三幕殺掉他，他早已在第五幕之前宣佈莎翁底悲劇之死刑了。」一然則，為什麼莎翁要寫出麥邱灼呢？回答的是莎翁需要他幫助我們了解羅蜜鵠，需要他向我們證明羅蜜鵠是有血有肉的人。因為羅蜜鵠與朱麗葉，這恆久的情人是超時間性的，超空間性的。這兩個情人自然以不朽的詩句唱出他們底戀情，却不大說出他們自己的情事，讓看官知道知道。這冷酷無情的世界中，看官也許覺得他們有點不大真實了。所以莎翁在他們各個身邊都加入一個非常有力的角色，以填滿這一點缺陷——乳母視着朱麗葉，麥邱灼視着羅蜜鵠——這四個都成為十足地有血有肉的角色呢。但，我們却不能忘記彭福柳。他本身是大大有趣的，然而，正如麥邱灼，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他是青年人中的第三個。那「二人同心，三人就不成了」的俗諺是就女性而說，尤其祇說愛情而與友誼無關。你可以在愛的工作枉費了 (Love's Labour's Lost) 得到那三人合唱的進行曲 (Chorus)，這却與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 (Dumas: Three Musketeers) 和吉伯林的三兵士 (Kipling: Soldiers Three) 無干。

還有一點，就是，對於愛情底物質的根源，(Physical basis) 他和乳母兩個都是任性地嬉笑怒罵的。麥邱灼滿口是血氣剛烈的青年人所常有的不文之辭；至於那乳母便常常露出鄉下老婦人的樣子，亂談着無謂的事情。這兩個角色是全劇結構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烘雲襯月

地和盤托出那五光十色的戀情底開展——這故事底主要的題材不單是一個詩人底美夢，一片快意的幻想，而是深深地帶根於人性底天然土壤的現實生活之片斷呢！(But a picture of real life roots deep in the crude common soil of human nature) 他們也告訴我們說羅蜜鴿與朱麗葉的感情是可能地爲任何少男少女所有的。這正因爲莎翁沒有掩飾或矯揉了自然人事之變，所以我們覺得他實在無懈可擊了。

但，莎翁仍如是隨時隨地以他底天然的魅力感動着我們。羅蜜鴿與朱麗葉自然不祇是「現實生活之片斷」；它是更偉大，更恆久的；它是一篇詩的傑作，是世界上三四篇無上的情詩之一呢！當你讀它，或反覆諷誦的時候，且留心莎翁底天才之揮霍罷。全劇場面富麗，而細枝末節更來得真摯動人，充分地表現了莎翁底筆力真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那些自然不是故事發展中所必需的，不過莎翁才情洋溢的結果，便如一道暢流的瀑布滔滔而下了。最顯明就是第一幕第四場麥邱灼底繪聲繪影的麥女后(Ophelia)之寫照，這該細心玩索，以探出散佈四處的美點之全力。且反覆沈味羅蜜鴿到那裡買毒藥那一間藥店底情境吧，這是出現於第五幕第一場的一幅畫圖。拿痛哭於牧師勞倫士(Parson Lawrence)底教堂的樓上，「沉溺於他自己沈溺之淚中」，想着流放之刑要他拋離朱麗葉的羅蜜鴿，拿羅蜜鴿這一番話語跟听到了僕人帶來朱麗葉之死訊時的羅蜜鴿比較吧。那末，他如何接受她死亡之消息呢？他不曾，如哈孟雷特(Hamlet)所說：「以眼淚淹沒了舞台，以恐怖的字辭滅人耳膜」嗎？一點也不會！

「好，朱麗葉，我今夜就伴你長眠吧。」凡有批評家都一致讚揚這不朽的名句呢。朱麗葉之死訊已把青春年少的羅蜜鴿早已變成一個中年人了，祇在一瞬間。羅蜜鴿早已忘記了他底感覺，祇單獨地想着行止，(action)想着長眠於朱麗葉衾枕之間的捷徑，想着那裏可以得到急需的毒鴆。結果，在如下的話語中，他想到那一間藥材店了：——

我記得隣近有一間藥店——我前幾天還看見那衣衫襤褸的店主低着頭在那裏揀選藥草；他樣子憔悴異常，尖銳的窮愁把他剝削得骨瘦如柴了；他的小店裏掛了一隻烏龜，一條剝裂了的鱈魚，和其他奇形怪狀的魚皮；他架上疏疏落落的排身幾隻空箱子，青泥瓶子，液囊和霉了的種子，又把剩下來的一條藥繩子和焙乾了的玫瑰花片，稀稀疏疏地撒着來裝飾他的小店房。

一個思量着自殺的人竟然有這樣的動靜，嘆喞於那一間藥材店底瑣屑東西，還不是奇怪麼。然而，這究竟真是一回奇怪的事麼？羅蜜鴿所描叙的祇是生命，祇是惠龍那所傳來的消息使它萎縮於一片空氣污濁，蛛網塵封，却藏着殺人利器之無價的毒鴆的小房子底周圍的生命而已。

羅蜜鴿與朱麗葉裏的藥材店實在是莎翁底象徵手法一個良好的實例，他是常常運用象徵於不知不覺中激動我們底思潮與情感，而我們感到的就是音樂底魅力，像有莎翁底偉大的悲劇一般，羅蜜鴿與朱麗葉是沿着一種交響曲的情態逐漸開展以至它底哀感頑艷的收場。關於這本劇，一個批評家說得好：「羅蜜鴿與朱麗葉，雖然悲劇，在後期的莎士比亞底意義上，却不成為悲劇的；這意義就是說，悲劇底形成，即在主人公給自身的底弱點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羅蜜鴿與朱麗葉還未經苦海，在他們生命史上無限莊嚴明淨的一瞬間，死神就抓住了他們，使那一瞬間成爲不朽。羅蜜鴿是不懂得哈孟雷特之擺脫幻象(Disillusionment)的，朱麗葉也不會嘗過奧菲利亞和德斯丁蒙那底怕人的命運呢(哈孟雷特和「奧賽洛」中之女主人公)。」

全劇表現着羅蜜鷗與朱麗葉是燦然地裝飾於詩底繁華壯麗之中的一首無上的情歌——一種可愛的，芬馨的，悠久無疆的貢獻呢！

編者按：張寶樹教授本年在中山大學主講莎士翁名劇羅蜜鷗與朱麗葉之研究，提綱鉤玄，精彩異常。同人等深感世界文壇巨匠莎士翁之在中國，向乏有系統研究或介紹，實一大憾事。爰將此不可多得之論譯載如右，籍喚起國人對莎士比亞之注意，想為讀者所樂聞也。承張先生惠下底稿，願此誌謝，又有中華書局出版田漢先生譯本，雖非完善，可一觀，茲為利便讀者，并將全劇本事撮要轉載如左或不致有蛇足之虞耳。

惠龍娜有孟太格 Margaret 嘉普列特 Ophelia 兩氏夙相仇恨。羅蜜鷗(孟泰格之子)愛上了加普力特的女兒朱麗葉，她報答了他底愛，由她底乳母玉成其事，他們暗地裏結婚於牧師勞倫士的教堂，某日，兩氏巷戰，羅蜜鷗力阻不來，他的朋友麥邱便為朱麗葉的堂兄太爾特所殺。羅蜜鷗大怒而殺太爾特，因是被逐出境。嘉普列特妻要把朱麗葉嫁給拔里斯公爵，朱麗葉惶恐異常，急圖計於勞倫士。他給以藥酒一劑，囑她服下，便可暫時死去，待葬後偷出屍體，將她救活，送到羅蜜鷗跟前。他又寫信告訴羅蜜鷗，可是信兒不曾送到。朱麗葉服了藥劑，死而葬於墓中。拔里斯公爵於夜間來到她的墓前哀悼，羅蜜鷗只知道他的愛人已死，也來到她的墓前。兩位情敵鬥起來，羅蜜鷗將拔里斯殺掉，於是服毒而死於墓側。勞倫斯果然將朱麗葉救活，她既甦醒，見她情人已死，乃取羅蜜鷗的寶刀以自殺。兩氏的家長憑弔這一對情人的遺骸，不禁潸然出涕。從此便不再狹嫌隙了。

羅蜜鷗與朱麗葉招華

張寶樹選

轉載中華版田漢譯本
羅蜜鷗與朱麗葉之情話

羅一靜！那邊窗戶裡放出什麼光來了？那美東的太陽，殺掉那嫉妒的月亮！她看見急，是她的侍兒，比她還麗麗的多，她的臉色早急得憔悴可憐了；她既然這樣嫉妒，您也莫做她的侍兒；她那種灰青色的貞女衣不是蠢人誰肯穿牠；把她去去了罷。——這是小姐；哦，這是我的情人！哦她知道她是的！——她的眼睛不明明說着什麼嗎；待我答她的話。——我太唐突了，她不是對我說的。天上有兩顆明星，因為有些事情公出，請她的兩個眼珠到他們的星座裏去照耀幾晚。可是假如她的眼睛在星座裏，星座在她的眼眶裏時那如何呢？那變她的粉面的亮光會把星光羞死，像日那變煞燈光一樣；使她的眼睛在天上却把碧霄照一個澄澈；使鴉鳥唱起歌來以為不是晚上，看她把手兒托着香腮哩！哦！恨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不然豈不能觸着他的香腮嗎！

羅一她說話了。——哦，聰明的安琪兒，

你再說一句！因為你今晚在我的頭上，光輝燦爛，就像那乘着悠悠的白雲航行於太空之中，使我們凡人抬着眼睛，驚的倒退幾步去望他的那天使一樣哩。

朱一(不知羅蜜鷗來了)獨語阿，羅蜜鷗，羅蜜鷗！您為什麼要叫做羅蜜鷗呢？您要否認您的父親，取消您的名字；您若不暫時祇要您發誓愛我，我就不做嘉普列特家的人了。

羅一(傍白)我還是再聽一下呢，還是搶着答她的話呢？

朱一祇有您的名字是我的仇人；您就不是孟塔格，您還是您自己。孟塔格是什麼？他也不是手，也不是腳，也不是腕，也不是臉，也不是人體中別的那一部。阿，你何不取一個別的名字。其實名字又什麼？比如薔薇花，我們任拿什麼別的名字喚她，喚去她還是一樣的香；羅蜜鷗也是一樣的依然是留着的。——羅蜜鷗，丟掉您的名字，您若把您那非血肉的名字丟去了，我的身子，我的心，便都是您的了！

羅一我敬領您的話；祇要您叫我做情人，我便重新受洗；從今以後我不叫做羅蜜

歌了。

朱一您這人是誰，膽敢躲在夜陰裡，偷聽我的秘密？

羅一我恨不能用一個名字告訴我是誰；親愛的聖徒，我已恨極了我的名字，因為他是您的仇敵；若寫在紙上了，我定要把那幾個字扯的粉碎。

朱一我的耳朵聽您說的話不滿百句，但是我知道您的聲音，您不是孟塔克家的羅蜜歐嗎？

羅一都不是的，美麗的少女，若是您都不喜歡的時候。

朱一您告訴我，您如何來的，並且爲什麼來的呢？這花園的牆高而難越，這地方又危險得很，您想：您是誰，若被我家的人看見了可怎麼樣。

羅一我藉着愛神的輕翼跳過了這幾版高牆，因爲石壁雖堅防不了愛情的侵入；而且愛情所要做的，他都敢做，所以您的家人都不能奈何我。

朱一他們若看見了您，一定會害您的性命。

羅一哎喲，您眼睛裡所含的危險比他們的十二把劍還要多；祇要您肯親蜜地望我，任他們怎樣恨我，我也不要緊。

朱一我無論如何決不願被他們看見了。羅一我有夜陰籠着他們不容易看見；而且祇要您愛我，我就被他們看見也不要緊；假如延長死期而不得您的愛，倒不如被他們的仇恨結果了性命還爽快些。

朱一雖引您到這里來的呢？

羅一愛情引來的，他首先便慫恿我來問好，他借了智慧給我，我借了眼睛給他。我雖不是舵工；可是，那怕您在絕海之濱，我爲這一無價寶，也不惜冒萬里之險。

朱一您知道我幸而爲夜的假面所遮，不然您會看見我滿面羞得通紅，因爲不料我今晚的私語被您聽見了。我很想和您講禮防，很想，很想否認我剛才說的話；但是禮防啊，再見了！您愛我嗎？我知道您會說——「愛」！我也信您的話；可是您若發誓，就可證明您的愛是假的；

聽說，情人的假誓卓甫神祇付之一笑哩。阿，溫文的羅蜜歐，您若真愛我時，您就誠實地說：您若以爲我的愛探手可得時，我便要皺着眉頭，硬着心，

任您怎樣求我，我祇說不願意；否則，那怕舉世都反對我也也是願意的。英俊的孟泰格，我實在是一個愚劣的女子；

您或者以爲我的舉動輕佻；但是您信我；紳士，您將來會知道我那慣會裝端重的女子還要真些。我不瞞您說，若不是我的熱情的告白冷不防地被您偷聽了，我一定要比現在端重些。所以您要恕

我；您不要以爲我的戀愛近於儂薄，我以爲黑夜裏沒有人聽見纔說出那樣話來呢。

羅一小姐我憑着那把果樹的頂都浸在水銀裏的好月發誓。

朱一哦，您不要憑着那有陰暗圓缺的月兒發誓，否則恐怕您的愛也像那月兒一樣的善變哩。

羅一那麼我憑什麼發誓呢？

朱一您今不必發誓；或是，您定要發誓的時候，最好憑着您那慈悲的自己，您自己便是我崇拜的上帝，我沒有不信您的

羅一可是我心裏的熱愛——

朱一好，您不要發誓。我雖然歡喜您，却不歡喜今晚和您訂終身之約；這太輕率了，太不謹慎了，太倉卒了，太像電光一樣，人家連「閃電」兩字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他早沒有了。可愛的，願您

晚安！我們倆第二次相見的時候，這夥戀愛的花叢，被夏日的薰風一吹，或者可以開出一朵美麗的花兒來。再見了，再見了！願今夜的胸裏，和我的胸裏一樣都得甜美的安息！

羅一哦，您能讓我這樣不滿意地回去嗎？

朱一您則您今晚要何如才滿意呢？

羅一您要把這的愛情的忠實的誓約和我的交換。

朱一您還沒有問我要的時候我早給您了；我深悔沒有留在這時候再給您。

羅一您想把給了我的收回嗎？爲什麼緣故呢，愛人？

朱一我祇想得滿滿的再給您啊；可是我祇要把我所有的給您就夠了；我的想像海面似的浩淼無邊；我的愛像

海底似的深不可測；我給您的越多，我自己所有的也越富；因為恩愛的兩件東西都是無盡的。

第二幕 第二場

羅蜜鴿與朱麗葉之別話

朱一你要去了嗎？現在天還沒有太亮；那聲音像毒矢似的射穿你那恐怖的耳朵的是夜鶯，不是雲雀哩；他每夜在那枝石榴樹上唱歌；愛人啊，你信我的話，這是夜鶯啊。

羅一這是報曉的雲雀，不是夜鶯，你看，愛人啊，好嫉妒的曙光，他早鑲着東方上那些破裂的雲邊了；夜的紅燭已經燒殘了；歡愉的白晝已經顯着足尖兒站在那曉霧瀾漫的山頂上了。我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去而逃生便是留而就死。

朱一那便的光并不是日光，我知道，我：那是些由太陽發出來的流星，今晚替你拿火把，照你一路福星地向曼都亞去的；所以還多留一會子，你并不必去的那樣急呀，

羅一讓他把我捉去罷，讓他們把我殺掉罷；你既然願意我這樣，我也很滿足。我會說那邊的魚肚色并不是晨光的眼睛；不過月神的額頭上反射來的蒼白的光；我會說那音調上微離我們的頭上很遠的雲霄不是雲雀；我自己欲留的心思實百倍於欲去；來罷，死啊，歡迎得很！

朱麗葉想要我死。怎麼樣，我的靈魂；我們儘管談談；天還沒有亮哩。

朱一天已經亮了，天已經大亮了；快些去，去，走！那亢着勉強出發的粗澀的聲音，和不調和不愉快的尖銳的聲音拚命亂叫的，正是雲雀，有些人說雲雀能唱極和美的歌。這隻雲雀兒却不然，他反唱着我們倆別離的歌哩；有些人說雲雀和那討厭的蝦蟆換眼睛；咳，現在我恨他們何不將聲音也換了！因為那種聲音既使我們倆不能不互相擁抱的手兒分開，他又將那把太陽喚起來的呼聲把你喚走啊。噫呀，快些去；天越加亮起來了。

羅一天色越加明亮；我們的憂愁越加暗淡了！乳母 小姐！

朱一乾娘？乳母 老太太要到您的房裏來了；天也大亮了；請您倆注意些。

朱一那麼，窗戶啊，你讓太陽進來讓我的生命出來罷。

羅一再見了，再見了！再親一個嘴兒，我要下去了。

朱一您就是這樣去了嗎？我的愛人啊，良人啊，丈夫啊，朋友啊！您每日每時都要寫信來，因為每一分鐘等於許多日子；咳，照這樣計算我再看見我的羅蜜歐的時候不知道會老成個什麼樣子咧！

羅一再見了！愛人啊，凡有機會我必定要送信給您。

朱一咳，您想我們倆還能再見嗎？

羅一我想一定可以的；而且今日這些離愁別恨都會供我們將來懷舊的資料。

朱一咳，上帝啊，我的心理怎麼這樣不祥，我從樓上看您好像一個墳墓裏面的死人似的；也不知道是我眼睛之過，或是您的臉色蒼白了。

羅一愛人啊，不瞞您說，我的眼裏的您也是一樣的。「悲哀這東西把我們倆的血都吸盡了哩。再見，再見！」

朱一咳，命運啊！命運啊！人家都說你是輕浮無定的；你若真是輕浮的，你怎樣奈何那以誠信著名的他呢？不過你輕浮也好，運命啊；我希望你因此不致把他扣留好久，就把他送還給我的。

第三幕 第五場

編者誌：本期承張先生代選羅蜜歐與朱麗葉中精彩部分甚多，惜因篇幅關係，除右載各段外，尚有若干段未能刊出，計——

1 Act II, Sc. V 朱麗葉渴望乳母歸來一

段

2 Act II, Sc. VI 勞倫士答羅蜜歐語

3 Act III, Sc. II 朱麗葉的獨白

4 Act III, Sc. III 勞倫士對羅蜜歐的話語

5 Act IV, Sc. I 勞倫士對朱麗葉說的話語

6 Act V, Sc. III 朱麗葉的獨白

村夜

江帆

「哦！怎的？你在這裡，來了許久嗎？」

「我剛來的，你又在想什麼了？瞧着你沉默的勁兒就好好笑，我在門兒外面站一會兒了。」

這是柳五說的。她是我不大混熟的女友，生長一個像塗了牛油似的臉，上面有柔毛的雙眉，細小的眼，和含着櫻花一樣的微笑。這天的下午，她出於那麼不經意地闖進我的房裡來，我不自覺地驚駭著，心裏微微一怔；然而她接着在我的牀板上坐下了。眼朝着窻子笑着。

春雨細絲細絲地向窗外洒，潑了滿園子的紫荊花，憔悴地。園子外面有一帶的矮竹籬，蒙着修短不齊的葡萄藤，像窗紗，透露出田野間的風景：有野薔菜編的青色屋子，有模糊的樹影，有在雨天中看牛的田岸牧童。這天大概是到了黃昏天了，從窻子邊望到遠處，一切皆含着寂寂的鄉土味，十分靜默。這時我是加量地寂寞的，常常站立着就想有很久很久。

爲了這原因，於是凡認識我的，都在暗地裏議論起我來。

但在這陰晦的一個春天，走來找着我，出於十分淘氣地向我笑着的，還算是柳五第一次。

「哦，你跟我開玩笑呢！」我望到她笑着的臉，在幽暗如燃着蠟燭的小屋子裡，吐着花一樣的溫暖氣息，不覺堆下了笑容，這樣向她說。

「人到了春天就不快活，四處雨淋淋地，沒有地方玩，坐着

看書又暗，我是沒有日間點燈的習慣的，然而在你——這樣的天氣是很有意思的吧？」

「什麼？我不懂你的話。」

「當真麼？你老是在這樣的天空下玩味着的，這樣的，也怕正因爲有了你，有了白腹青羽的燕子，和桃樹的花底存在，才會那麼耐煩，那麼起勁地在雨絲中延遲着牠的生命。你說不懂我的話，你哄我，最少在雨天你不感到煩燥，會這樣寂寞的，得證明你是很有意思的人。」

聽到她的話，描劃出她裏邊的神秘意味，我像得到了什麼似的，笑了一笑，接着說：

「這麼說來，你才是呢！」

「唔，」她不覺微微太息了一下。

見到對方的沉默，我目光跟着向窻口掃過，這時田野間的樹，一抹紫霞，雨過後約莫有半點鐘了。

村莊上遠遠還有一陣雨陣牛背上的鈴聲，和牧牛兒女的呼喚聲，天還在將黑未黑的薄暮時候，園子裏也噴出一股香氣，是風吹着圍牆腳下的嫩綠花叢吧？這時柳五已不是緊依着牀板，細窄的窻口，放進一縷鍍着金的微光來，她走進靠東的那扇牆壁，開了窗，儘瞧着遠處，兩隻溫馴如小貓的眼光，霍地落在花階石上，那裏正有着一位同學在晚步徜徉，那是何慧一，柳五便伸出一隻手，意思是叫她來，她沒有來，忽地鑽進那葡萄棚下的模糊樹葉裏去了，像一隻洋花狗，回答着一陣不經意的疲乏的笑。她望到這薄暮，意識到這薄暮中的一切，出於什麼都無可奈何的神氣，走近那張軟椅上斜躺著。

天是完全黑了。

我像玩味着一件魔術似地儘瞧着她，在她近於所謂煩悶的時問，我全沉默，沒有說話。年輕人願意拿悲哀嚐着自己的心是常有的，我心不覺沈重起來，下意識裡也有一種奇異的近於荒唐的動作，很想牽着她像牽着春瘟病的黑羔羊一樣，一齊走着，曠着，在畧帶有點朦朧的葡萄鋪道上，在花石階上，在紫荊花叢裏。可是，不一會兒，幾乎是同時，她推不住那無聲音的悲哀的流泉，猛地從軟椅上站起來，說聲「多擾」。而這帶有點暗啞氣息的話語，還在小房間裏流動着異樣情調的波濤，她就輕緩地走了。

這時我更其迷惘地瞧着她的背影，稍稍走前幾步，開了燈，讓這燈光和園林的嘔語抓着我底憂鬱……

妙語

無息譯

不幸的是藐視祖先底，寒微的居室和遺物的人！不幸的是用別人底汗建造王宮的人！用以造建牠的每塊石頭和每片磚子，都是罪惡！——由「伊諾之書」，紀元前二世紀之希伯來著作。

咳！你說，馬很尊貴，因牠自身優良；對於鷹鵠或珍珠，你也如此說；但一個人因為這人底祖先是尊貴，就可以說這人是尊貴嗎？這樣野蠻的觀念，不可用言語去回答，須用刀子。——但丁，十三十四世紀間意大利大詩人。

何有生命賜給他呢？他們切望死却不得死；他們求死，勝於求隱藏的珍寶；他們尋見墳墓就快樂，極其歡喜。——自新約中約伯記，紀元前四世紀作。

第二個冥府底上額，題着「騙子」。我看見其中有許多人，妖精在那兒割他們底肉，餵餓鬼們。他們是吃了又吃，肉是割了又割；割到祇剩骨頭。當颯冥風的時候，肉又回到他們骨上；於是鉄蛇銅狗，都擁來咬他們，吸他們底血。他們呼痛之聲，搖震了地面。引導人對我說：「這些犯人在人間世時，握着很高的官權，他們自命為忠實清廉，其實暗裡受賄，無惡不作。他們以國家大臣底資格，吃領地底油脂，吸人民底血，而宣稱自己為恩主，而大受讚揚。他們過着強盜底生活，却自居聖潔，如同孔孟。他們是世界底騙子，是盜賊，所以如此受刑。」——*Jan Boon*十七世紀高麗詩人。

有個凶惡的王。應帝拉神，化作獵人，與化作龐大的惡狗降到凡間。獵人和狗進入王宮，狗很痛苦地呼叫，叫得宮殿從地震動起來。暴君宜獵人到寶座前，探問那可怖的呼叫底原因。獵人說：「狗肚餓了。」受驚的王就教取食品給他食。在皇筵上所辦的一切佳餚，都很快地消失在餓狗底口裏，牠還是發出不祥的叫聲咆號着。於是再教人取食物來；王家食庫中底一切都傾光了，還是無效。暴君這時發起脾氣來了，問道：「什末都不能滿足那畜牲底食腸嗎？」獵人答道：「不能；除非牠一切敵人底肉，或者可能。」暴君切切地問道：「誰是牠底敵人？」獵人答：「王國裏還有人民挨餓，牠就不能停止吠叫，牠底敵人是那施行不義壓迫百姓的人，一壓迫百姓的，記起他以前的惡行，心中痛悔，一生第一次開首聽信正義之言。——自紀元前六世紀之佛經。

在這世界，有一片麵包，且有異穴棲身的人，你叫他滿滿足地地過日吧！他有了很甜蜜的生活了。——奧默，十一世紀波斯詩人。

財富就是朋友，家庭，父親，兄弟，榮名；甚至是當作智慧；這是耻辱。——自「勸世經」，印度紀元前四百年之書。

留心！別使他哭！因孤兒一叫之時，全能者底寶座搖擺起來。隱藏着的傷處，既終於要暴露出來，你就要提防受傷的靈魂底呻吟！不要把一人之心壓迫到極點！因一口嗟嘆，能够翻了全世界。——沙帝，十二世紀波斯詩人。

正義是很受「自然」底心所戀愛的；如果最後一天反正義底一個原子被人發現了；宇宙就會縮起來，如同蛇皮一樣，把牠永遠撇開。——印度古諺。

第一個圍起了一片土地，就想到說「這是我底」這樣的話，而見大家愚蠢地信他——這樣的人是真正的，社會底創立者。什末人，只要拔開了界樁，或填平了界溝，向大家呼道：「別輕易聽這個騙子底話！如果你們一忘記大地底果實是屬我們一概人，而大地之本身是不屬任何人，那你們就糟了。」如此就可除去幾多罪惡，謀殺，幾多恐怖和不幸，而把人類救了起來。盧騷，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兼小說家。

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呢？不然我早已躺臥安睡：和地上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謀士，或與有金子的，將銀子裝滿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睡；或像隱而未現，不到期而落的胎，歸於無有；如同未見光的嬰孩。在那兒惡人止息擾擾；因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聽見督工的聲音。大小都在那裡；奴僕脫離主人轄制。受惠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心中歡喜的人，為

散文（二篇）

幹蒼

敵人

夕陽正掛在一株枯楊上面的時候，我每喜一個人悄悄的在乾涸的河的岸上走；從遠處吹來了一陣田野的風，還吹來了一陣稻桿的香；要是再吹來了悠和的斷續的牧歌啊，我每每要頹然地收回這顆閒散的心了！

十一個月前我還和小川在這個空間——大概也是這個時間罷？——領略着這種感官的怡悅；可是現在我要一個人悄悄的在這裏散步了。

他始終是我的敵人，直至失蹤前一個星期還一口咬定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觀念論者」，還說我的全部努力都走錯了方向；還粗野地要我回「轉頭來」！

我正憤憤地掉轉頭要走回寓所的時候，他却學着歸牧的呼嘯消除我的不快。待我解釋我是如何沒有忘記「實在」時，他又頑劣地說我是「pseudo-materialist」——我記得我那時真的生了氣，說他不應該用些自造的名辭，我也說他是名辭主義者；我還發誓永遠不跟他談話。但他當晚依然跟着我到飯堂食飯，說上許多自悔的話，還立誓永遠不再非難我。但他的「永遠」也跟我的「永遠」一霧，正與 Paradoxo Cases 所謂「永恒的現在相反；第二個傍晚的散步時，我與氣吁吁的一個人跑回寓所了。

可是他終於有一日對我說：『我的錯誤不比你少；現在我已走向一個新的方向了』。真的三天沒有見他；我那次以後便一個人到郊外散步。而且第三天他便失了踪。

我知道我已失掉一個天真的敵人；然而時間還留着我在这个田野上一個人悄悄的走。

我知道我的寂寞病不再離開我了，我少了一個頑劣的敵人。我已不再談 Coosa 的藝術論，談 Tolstoy 的興趣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扔掉了——我少了一個攻擊的敵人。

時間要是還挽留我在這個田野上悄悄的走，我這顆沉重的心大概只有更加沉重罷！

工資

我住在這所分賃的小房子裏，已經是第二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了。我在那裏正預備一篇勞工問題的論文，材料是這樣充實，使我自己也覺得不能找着不滿意的地方。

晨曦的光亮柔和地穿過了沒有簾櫳的窗，斜射着工資指數一的統計表；我恬靜地坐着，思想好像脫離了軀殼，徜徉在茵夢湖畔……

一個長長的影子閃過了側面的小門——我知道我又要費幾分鐘去聽這個長工的訴苦了！

「先生，你想想罷！」他的八字似的粗眉使我不快，我輪轉眼去看工資指數統計。

「先生！」他依然嘆着氣要說完他的不平，「爲着煙店的夥計給少了半兩絲煙，我又捱了一腳。」

「你忍耐些罷！」我依照平日的公式機械地這樣說。

「唔，唔！」他幽靈似地走了出去，我彷彿鬆了一口氣。

然而當天下午他又幽靈似地閃了進來：

「先生，你想想罷！」依照公式的這樣開頭：「半兩絲煙怎麼值得兩毫錢？他要扣我兩毫錢工錢。」

我也有些替他不平，但我依然公式地說：

「你忍耐着罷！」

「我就算是一條狗我也不應該這樣受苦：老爺叫我去賣穀糠；太太叫我去餵鷄，我餵完鷄時，老爺打了我一記耳光，說我爲

什麼捱延到這個時候才去。你想想罷，先生！我也是爺娘生的。天天不是手打便是腳踢；還要扣工錢！……」

我嘆了一口氣但好像說順了嘴似的還是叫他「忍耐着罷。」他幽靈似地閃了出去；我已無心繼續我的論文，類然的躺在床上了。

他一個星期不來訴苦了；但這一日我聽見了幽幽的哭泣，就在我面前低着頭站着這個瘦長的長工，他嗚咽着說：

「前日不知怎樣一隻鷄跌下井裏淹死了，太太說我不小心；老爺要扣我半個月的工錢；還要趕我走……」他幽幽地哭起來了。我不平地站起來，但沒有話說，那句公式已不知道扔在那裏去了。

「不在這裏當長工也就罷了！許久才想到這句話。他更抽抽噎噎的說：

「噯，先生！我要是在家裏有一口飯吃，我還有當牛當馬在這裏受苦嗎！鄉下的人都在吃草根，我三個少大的女兒都餓死了；只有一個女孩還跟着她的母親，靠我每個月的那塊錢工錢，還可以雜着糠吃飯。你想想罷，兩塊錢……」

以下的话就聽不見了。「兩塊錢！」我彷彿給他潑了一盆冷水。

「兩塊錢？」而且還要扣半個月工錢？

——我好像受了侮辱似的忘記了他的訴苦；我的那篇「勞工問題」的論文所得到的工資統計結果說：N市的勞工每月工資平均數是八七·五元，工資指數是八〇·五，物價指數是七一·三……

我瘋狂似地就手抓着檯上的一疊統計表撕得粉碎；頹然地倒在藤椅上。

那個長工帶着淚眼驚奇地看着我；站了一陣才退了出去。我才記得他快要給主人趕走了……

「鄉下的人都在吃草根！」

「兩塊錢，還要……」

海涅詩鈔

風痕譯

1

當我愛人在吾身畔，
我的心啊便酒沸如潮；
這世界全盤被吾買受！
王侯一樣的是我底富豪。

但是偶然和她隔別，
財源滾滾便立即枯乾，
回復了舊時的情景；
卑田院裡我最貧寒。

2

每日從朝至暮，我都
付望她會翩翩下降；
但黃昏月上，我還引領般般，
她底芳踪，依然寂靜。

登床輾轉，徹夜無眠，
我兩眼瞪瞪，一心耽耽；
就這麼半夢半醒，
啊啊，我度過生涯贈證！

3

我愛呵，將你的手兒放在我之心。
聽呀，聽呀，是錚錚鏗鏘的聲音，
那裏有一個木工帶着憤憤惡意，
爲吾工作，爲吾的棺槨，熱汗淋漓。

他帶着這樣兇魔底憤憤來鏗鏘，
我萬萬不能入寐。無論是白晝，深
宵。

啊啊，木匠呵，催促那蠕蠕的日脚；
完成你底工作——好讓我長睡陶陶。

4

我去林中片時間步。
那兒有鳥啼婉轉，花笑溫柔。

因爲我於墳內一經默禱，
我呵，便眼盲耳塞，寂寂茫茫；
不能見花容底媚態，
不能聽鳥語底鶯聲。

5

那是顛倒人們的仲春時候，
一般的草木都萌動新芽；
我的心兒，充滿了溫馨的夢，
熱烈的情，初被愛神作寓家……

那是顛倒人們的仲春時候，
無頭禽鳥都宛轉和鳴；
我將那把我底心靈浸漬得
癢癢的欣悅來盡量宣傾。

6

我底涕淚與哀愁
培出了芬芳紅紫，
我底幽咽的歎歎
解出了夜鶯讚美。

親愛的姑娘呵，你如見愛，
我便把那些花兒奉送，
那夜鶯更會在你底窗前
盡夜把悅耳的嬌吭囀弄。

你的容顏這般美好，像
是只能見於夢中的幻相；
這樣溫柔纖弱，這樣夫姬相似，
這樣悲傷慘白，慘白如紙。

只有你底唇兒尙留紅影，
但行將被死神吻得灰冰；
聖潔双眸裡的晴朗天空
會給濁雲蔽塞，黯淡朦朧。

8

嗚，讓我們的面頰相偎，
我愛呀，好叫我們的熱淚交潮；
更讓我們的心胸牢牢互貼，
我愛呀，好叫我們的情燭交燒。

當那躍動的熱光挾淚珠
然耀，像兩股激湍湧盪，
當我的臂膀把你緊緊抱圍，
我，除却死於情愛，別無希望！

9

耿耿的星辰在天空
千萬年寂然不動；
他們彼此舉眼相覷，
滿隱着愛情底苦痛。

啊，他們所說的言語

是這般秘異奧奇，
便用最聰明的學者
也莫測牠們底意思。

但我却曾經研習精通，
每回再聽總要怦怦心動；
爲吾解釋我愛底星眸深意的
是她自己底文法般的面容。

10

藉『歌曲』底翅膀，最親愛的，
我將帶你他往，往
恒河底最清澈處；
那兒可以避世潛藏。

在颯颯的月光之下，
清美的花園璀璨；
急於禮接她們底姊妹，
衆蓮花在亭亭切盼。

紫羅蘭互相披拂，
自谷中把羣星凝視；
薔薇秘密地低談
薰了香的故事。

輕輕緩緩地偷走來

那些溫和怯弱的羚羊；
遠望迢迢處，那聖河
滾滾湯湯地湧激。

啊，我輩怎能走到那裏留連！
在河旁樓陰下假眠。
享受靜謐底諧和，愛情底迷醉，
作着安寧之夢無邊。

11

蓮花兒瑟縮垂頭
於太陽底輝光之下？
她柔遜地鞠躬時候，
等候酣夢綿延的夜。

那月姊，他是她的愛人，
他以其凝視把她促醒；
只有對他一個她才肯
把她的花容美艷露形。

她熾耀得愈加光亮，
在長空凝視悄然；
爲戀情——更爲戀情底苦痛
而震顛，悲泣，低訴纏綿。

風夜

林樹棠

夜無限地遼寬

小海港的風沒有慰息過的；
遠處模糊現着一片白色——
路燈的亮光吧。

空間冷寂寂地，
夜仍然寧靜得很，
除卻風的澎湃響，
聽不到一些異樣的聲音了。

天色是墨黑的顏色，
海在和天比較墨黑色嗎？
風夜的天似尚有雨意，
祇是聽不出濛濛的雨聲來。

失蹤

運玲

在我家鄉的故園，
四月桃的核子是潮血的，
占妮，她宛若四月的桃子。

可是我患上了感冒症，
感冒着由輪船載來的市塵風，
幽雅的心遂爲之變色了，

有如柔指觸着可喜的月琴。

感冒症，使我厭膩於園林的孤寂，
厭膩於桃子的苦澀味
四年的時光逍遙在彩色的燈光中，
故園四月的桃子，
可曾使我回顧過已往的行蹤嗎？

而今，我疲乏的浪子的心啊，
縱然已懂得年輕的占妮
和四月桃的核子一樣底，
可而她已像石子投向在
汎濫的遠海中了呢！

戀情

蘆荻

疲倦的心熱起來了
憂悒的頹廢的氣分
隱藏不住桃色的戀情。
是五月的季節呢
葡萄子成熟了

掛在新綠的枝頭麼？
讓天風吹送了吧
隔着山，隔着水
遼遠的單戀的情味呵！

歲暮

蘆荻

一枝蘆管吹出笛聲
籬笆下的黃雀驚起了
秋冬的日子是快過的
屋脊的雄鷄望着天
時間帶來了歲暮的憂戚。

徘徊在古墓之旁

影然

初夏底下弦月微微地
灣向西方；

幾顆疏星閃爍地

嵌在天幕上；

蔚藍色的太空默默地

俯視着塵寰，

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徘徊

在古墓之旁。

二

碧澄的巴河低聲地

在幽咽，要訴盡

牠千萬年底沉痛的鬱抑；

零星的燈火，倒映

在琉璃似的波心裏；像要

問牠「怎的這樣哀傷」？！

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徘徊
在古墓之旁。

三

巍峨的教堂的尖塔

轟然地靜立着，

睥睨了世間的一切；

古黃銅鐘輕輕地

敲了兩下，怕吵了正

做着美夢的人；

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徘徊

在古墓之旁。

四

白楊蕭蕭地正在

悲泣；青松

發出了諾和的音韻；

蔓草垂着纖腰；

幾點的明滅的燐火，正照着了

死人的碑碣；

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徘徊

在古墓之旁。

五

她的臉龐蒼白地

褪了胭脂；眼兒

默默地望着地；心絃兒

像急管似的顫動，她

在追懷已傷逝了的往事，已

冷却了的熱情；

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徘徊

在古墓之旁。

六

她低聲地嘆着氣，要把

心靈的哀歌

都唱了出來，還要，把

心血都啞盡了；

可是哽咽了時音，像那

唱不出聲的夜鶯；

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徘徊

在古墓之旁。

眞理的遺傳

梁 格

拿破倫已成過往，

我們不再見羅馬的風光，

他們只是武力的雄厚一時

燭亮地照在歷史的篇上。

凱撒當時曾經自認聰明

和秦皇可以並稱，

我們只從人心的判定，

啊，他們都是罪大的仇人！

他們曾經妄動刀兵，

殘忍地傷害過千萬的人民，

歷史上的遺留啊

我們只感到痛忍！

他們自利的功業之光播散

只刺起後代的貪婪，使人心寒，

我們不能夠向他們歌頌判亂，

他們的影響並沒有眞理的遺傳！

舊譜 一

張 弓

寒雨洒着深秋

萬物都有遲暮之衰顏

細數頰下幾莖小髭

青春像是昨天的事了。

年華豈不能重開燦爛之花

看看桌上清供的勁蘭

已透露一點春之消息

誰敢輕說「老之將至」

論左拉的短篇故事

Edmund Gosse 幹着譯

由於他的偉大的小說，和主要的由於魯宋·馬格叢書 (Ronsor-Maquart series) 的作品，使左拉 (Emile Zola) 享盛名於各方面及批評界。雖然，他在忙迫的三十年文學生活當中仍找機會發表許多小故事。這是自然的，他的成就是這樣的廣佈和動人，應該現出分析的題材，儘我們所能發現的，甚至在法國到現在還沒有批評分別的論及其短篇作品，和討論左拉為一個短篇小說 (Conte) 的作者。仍然有非常分明的興趣於看這樣一個在號筒上的發聲器或筒嘴如何能吹過銀器，而實則，其短篇故事正顯示左拉為大大的不相似於「娜娜」(Nana) 及「土地」(La Terre) 的作者——一個非常樂觀的，羅漫蒂克的，和溫雅的作者。再者，要是他無處不攻擊莊重，較他在這二四十篇短篇故事裡為厲害，他必不致於在格冷地夫人 (Mrs. Grundy) 的仇敵裏有名的，和而馬查速宮 (Palais Mazarin) 的大門在許久以前便已開着接納他了。確實的，這是使我在這裏希望引起英文讀者對一個捲曲髮毛的雄獅的注意；又確實是對一個吃人的怪物的，而尤其是對在最善的世族禮法上和布羅溫斯 (Provencas) 的溫暖的太陽光下閃着眼的個人的。

左拉之任何形式最初發表的，他為一個短篇故事的作家，一個南方日報名「布羅溫斯」(La Provencas) 在亞斯 (Aix) 發行，在一八五九年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名「多情仙女」(La Fée Amoureuse)。當一八五八年寫這篇小說時，這位將來的小說家剛是一個十八歲的學生，正在進里賽聖路易 (Lyons St. Louis) 的修辭學班；當發表時，已遠離開他優美的南方，他在巴黎的生活剛開始有塵濁，曖昧，還帶着窮困及失敗的恐怖展佈在他的目前。那篇「多情仙女」還可以帶着驚奇心的在「寄尼容」的短篇小說集 (Contes à Ninot) 讀到。這是一篇空想的短篇，以十八世紀克黎比雅 (Criblions) 或布弗來 (Boufflers) 喜歡小故事的趣味，在非常高興中小心翼翼的寫成——一篇關於一朵魔術的甜菜沃刺那 (Sweet marjoram) 的花蕾的童話，說這朵花蕾開放而露出這個多情的仙女，是羅亞王子 (Prince Loys) 和奧特忒忒仙女 (Olette) 的戀愛的保護人。這便是無名的左拉底色色的短篇，確實的，是屬於他已失的文稿「官的密爾頓口授他的長女，同時幼女以堅琴和着」的時代，那篇文稿許多人都嘆息沒有看過。

在一八六〇年，當有「給密賽」(A la Muse) 的詩的漸黑的紙張的過程中，他在宇宙中的閣樓，或在聖維多街 (Rue St. Victor) 三十五號閣樓上的燈中，他轉去寫第二篇故事——「跳舞手簿」(Le Carnet de Danse)。這是獻給尼容，即全部左拉初期作品中的那個理想女士——南方的敏捷而快樂的女子，他在他整個靈魂正在巴黎的沙漠裏苦渴着之後浪漫地在裏面將布羅溫斯人格化了。這是一篇優美的短篇作品——一篇過分圓熟，或許過分充滿豐裕而色情的形容的短篇；如我們所可簡單的看出，是在戈恬 (Néphelie Gardier) 的影響之下寫的。這篇故事，正如其本身的，是喬治脫 (Georges) 和她的昨晚跳舞會的秩序單一篇的對話。「跳舞手簿」所有的是什麼趣味全由於牠的格調，尤其是開首幾頁，在這幾頁裏將快樂的布羅溫斯的生活文雅地描寫出來。這個青年，仍然是在錯誤的道路蹣跚的，最低限度已變成一個作家了。

兩年後左拉為生活問題所苦，而努力想做一個詩人也失敗了。另一個「高亭」(Catherine)，如阿黎克斯 (Alexis) 所稱牠，另一個閣樓上

的光亮的閣樓，接了他在山上聖以丹新街（Rue Neuve St. Etienne du Mont）。在這裏巴黎的污濁圍繞着他；這個理想者從布羅溫斯的樹林和湖沼去找尋失掉在爛開瓶塞的啤酒瓶和叫罵的女人的爭嚷，鬧聲，和污穢的塵囂和可厭的世界中的自己。在二十二歲，費了一年在這個污濁而嘈雜的罪惡的環境裏，便永遠留下他的痕迹在這個少年觀察者的靈魂裡了。他以麵包和咖啡為生活，在節節時還有兩只不值錢的蘋果。有個時候，他甚至把自己扮成一個阿拉伯人，用琵琶搜着他那裏坐着，因為他的衣服已經當掉了。所有的時候，平靜的和熱烈的，他都寫着近代對於但丁的神曲（Divina Commedia）的模倣，詠世界創造的史詩，宗教教訓的聖歌，與及種種的愛情歌。一八六一年之末這種快樂的不幸，這種聰明的愚蠢結束了；他在哈西脫君（M. Hachette）的著名的印務所裏得到一個書記的位置。

但在這窮苦與困難的兩年之後他開始寫些非韻文的東西。他早在一八六二年再次獻給這個想像的尼容一篇短篇故事名為「血 La Sang」。他承認自己的憂慮於那朵玫瑰花的玩弄和那個蝴蝶的不忠，尼容也一定是這樣的。他必須告訴她一個現實生活的可怕的故事。但事實上，他是絕對的在最嚴的羅曼主義的雲霧裡。四個兵士，圍着營的燎火，受着幽靈的冒險之苦惱，在哈夫曼（Hoffmann）或保赫爾（Pohus Bovel）的狀態裏。我們好像已經轉到一八三〇年的一頁了，是有牠的吸血鬼（Vampires）和牠的盜墳食屍鬼（gloubs）的。在時間上較後的「森柏利斯」（Sensibilis）是更為特別化了，和在這裏，確實的，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未來的小說家的才幹已經很發達了。森柏利斯是一個凡俗的國王的兒子，這個國王輕視他說他無知無識；這個王子便逃脫到一個未經安治的森林裏而同蜻蛉和睡蓮一起生活。在個人生活中耽溺於森林本身，如同耽溺於這個森林的住民一樣，我們有些地方非常歡喜在「修道院長慕烈」（L'Abbe Morot）裏的未來的理想化，雖其感動力仍然是薄弱的與其羅曼蒂克的見識的閃光是不定的。「森柏利斯」是一篇特別美麗的童話，很奇怪的類乎基特太太（Mrs. Alfred Gatty）當時替感情豐富的英國女孩及男孩所寫的：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喬治山（George Sand）所引起。

在一相當地較大的規模的便是「大賊與森林」（Les Voleurs et L'Arbre），這是屬於其著作之同一時代的。這是饒有趣味的可找出左拉之描寫他的閣樓為一充滿花朵和光明，和高到有時聽不到天使們在屋頂的談話。他的故事描寫一個夏日在「漁網」（Le Filet）上的冒險，過路客蒲生在榆樹的草島上的臨時野餐，一個午睡（le sommeil）被一個奇裝異服的賣弄風情的女子之有幾分擺佈的惡作劇所騷擾。根據他的忠實的作傳者，阿黎克斯君（M. Paul Alexis），臨到一八六二年之末，這個作者遷居另一寓所，再為一帶有羅曼蒂克的閣樓，在這個時候俯瞰着蒙特巴納（Montparnasse）的墓地的全形。在這次悲哀的隱居他寫了兩篇短篇故事，「窮人的姊妹」（Sœur des Pauvres）和「愛我者」（Celle qui m'aime）。兩篇中，前者是為少年左拉底儲王，哈西脫君，的委託而寫的，哈西脫君用一種故事適合於他的商號所印行的兒童報紙。在讀了他的書記提給他的作品後，據說這個出版家會批評說，「你是一個亂黨，和退回他的原稿說是「太革命了」。「窮人的姊妹」是一篇可厭的寓言，和難於了解為什麼左拉繼續保存他在他的作品。他是屬於半寫實故事的一種，這是自托爾斯泰以來便以這種可愛的技巧來寫的。但左拉不樂意在小聖女之神聖的來訪者中，亦不樂意於在在自私的農人的手中時會變成蝙蝠和老鼠的金塊中。為什麼這篇止痛的小的宗教寓言會久被人稱為革命的呢，這是不能了解的。

屬於非常不同的次序的便是「愛我者」，一篇真力量的故事。在巴黎的郊外，一個天幕的外面，一個男人穿著魔術師的衣服站着，打着一個鼓而請各個過路人進去看他們的夢的實現，愛你的那個女人的面孔。這個作者也被吸引進去，他見到自己在許多男人和男孩，女人和女孩的團集中間，他們都輪流的在一個箱內的玻璃套裏經過看出來。在天幕內邊的配景的不同的種種式式的描寫中，如他們的一個跟一個

的。有一種新技巧的感動力。其觀察的逼真生動是不固定的；經過而進於布羅溫斯式的奢靡（romanesque extravaganza），但有時注意的聽者，他返尋這些初期的故事的，是意識到他已經聽到自然主義的主人底純正的音調了。

幾個月過去了，而這個少年的布羅溫斯人的創作在這個世界裏好像只有些少進步。他的詩確實是不能得到一個出版者，和有一個時期他好像甚至左散文的生產亦已減退。臨到一八六四年開始時，他收集起我剛才介紹過的七篇故事，再加上一篇短篇小說名為「大雪」端歷險記（*Les Aventures du Grand Sidonie*），前頭還附着一條空想的而非非常美麗的標題「給尼容」，和帶這個集子給一個新出版者，厄齊爾君（M. Heizez）• 被容允了，在同年十月出版。左拉的第一部書在「給尼容的短篇小說集」的名稱下出現。這一冊書很被批評者所贊許，但在他的作者漸漸出名之前十年過去之後，尚未售完初板的一千冊。

在考慮這些初期的故事中没有批評的不適當，因為左拉從不允許他們，如他讓他幾種後來的小說之絕板一樣。從風格的觀點，在牠們裏面亦沒有任何可以慚愧的地方。牠們是以不確定和模倣的，而常以一謹慎的手腕寫成的，和有些自然描寫的段落是優美地調節的，如果有些過事典雅的話。在第一部的「給尼容的短篇小說集」之真實非常奇異的地方便是樂觀的音調，富於感情，甜味的理想。這個青年用一個珠網作為他的畫布，而用一枝孔雀羽毛以虹的露珠繪在上面。除了有一些時候在「愛我者」之外，沒有一句短句是暗示「魯宋馬格」小說的自然主義的，和牠是一個娛樂的環境，同時左拉不惟正實行着，而且還非常嚴格地和有生氣地教說，這本實在主義的福音，這本天真的童話應該時時在他的工作裏現形出來。應該從專門研究者的批判轉出來在他的作品裏找尋一個實例的，和應該偶然讀到「給尼容的短篇小說集」的，虛心的學者易陷於感亂的不小的困苦。

二

十年之後，在一八七四年，左拉發表他的第二個短篇故事集，書名「給尼容的新短篇小說集」（*Nonvieux Contes A Ninon*）。在同時他的地位，他的文學的聲望受到深深的改變。在一八七四年他不再不為社會所知或不為自己所知了。他已經印行四個「魯宋馬格」小說，構成在第二帝國期間的一個法蘭西家庭的自然史及社會史。他是可議的而又著名的，和已經留下一個大的好亂的聲名在文學界及批評界。這個「給尼容的短篇小說集」，在那猛烈的進化期間時作成的，有特別的趣味，這種趣味在他的天才的初期而紛擾的成年時期當中跟隨被一大作家所拋棄的偶然工作。一八六四年以後左拉在別一篇之後寫過一篇未成的小說，直至最後，在「第勒拉甘」（*Thérèse Raquin*），連同牠自己底可怕的後風暴所懲治的犯罪之牠宏大的研究，他產生出一真的著名的表演。那個痲痺的母親在裏面想告發家內的女謀殺者底舞台其本身便已足証法蘭西有一個小說家便已有餘。

這是在後來一八六七年，當左拉在他二十八歲那一年。易爾巴（*Louis Ulbach*）有一短句，在批評「第勒拉甘」的，他稱為「腐壞的文學」（*Hibernation putride*），被視為曾經提出自然主義的問題而左拉，在那時候，却沒有任何想成立一派別的意思，或甚至在任何有定方向移動的意思，是引去採用我們在他與易爾巴憤怒衝突期間將他的名字合一的理論。在一八六五年他開始被引往伊特蒙（*Elmou*）和宮主庫特（*Le Palais de Courcouronnes*），和感覺，如他加於牠的，在伯拿斯派（*Barnassians*）的「紗籠」裏牠是「在這許多頑強的羅曼蒂克中」從他的原素漸漸生出了。同時他永遠是加火於報業的洪爐裏，以公共生活的火爐，以日常的奪取麵包來燒和焙乾。他魯莽地侮辱那些不同於他的人底口味，他以一双粗手來推開他的道路的軟弱的，鈍的，和舊式的性質。左拉生活裏在這些年頭兒的狀況不全是愉快的，而留給我們的是以全力和勇氣

追求的一個巨大的目的的印象。在一八七〇年第一篇「魯宋馬格」的小說出現，和這位作者能好好的進行他的生涯。他寫着大本大本的書，在這些書裡他以絕對的眞誠努力於說關於近代生活的真相，無論該真相是如何醜惡的，或醜惡的，或狠毒的。

在這大暴動的整正十年間，左拉在他的巴黎之熱戰場裏，聽見尼琴從他自己的霧似的布羅溫斯——最初是花的春天的冰冷的布羅溫斯——的葉蔽着的洞穴裏，山楂樹的藩籬後面叫喚他的聲音。當他收到這些從過去吹上他的記憶的聲音時，和不再能繼續回答他們，他便慣於寫下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說，光明而天真的，和簡單到好像一隻籠中的鳥從門內回答牠的園中樹上的友伴的音節一樣。這是一新短篇小說集的一極不調和的音節之眞的秘密，當我們以同時代的「女教士」(Quint)和「惠洛馬德連」(Madeleine Perrot)比較時便知。這會全然誤解左拉所訴苦性質的，如他日雷蒂氏(Therese Raquin)所說者便是，左拉訴苦說自然主義小說的粗製和犬儒主義，在貝爾威爾的一個跳舞會的音樂；不能誠懇的與一種美的愛，或與青年的一種懷鄉病和鄉村的快樂，共同存在。我們正談及的這個時期的短篇故事中，在每個中年人會死去的詩人爲左拉而繼續活着，巧妙的，在一個透明箱子裏而謹慎的寫着「Niroum Ia-bus」，時常該寫實主義者的頭目放進一張最優美的理想的文件入一箱子裏。

這些微小的故事——一百頁中便有十二篇——不全是他的天才之十分有價值的。他很不愜意於「伯爵夫人的香肩」(Les Epaules de la Marquise)，而布爾西氏(Bourgeois)則分析該短篇爲其性質的自縱的熱心較左拉在其「斷食」(La Jeune)更爲成功。但這些故事的大部分都是異常動人的。這裏有「大美蘇」(La Grand Michou)，爲剛勇而愚鈍的兒童時代之描寫；又「貓的天堂」(Les Paradis des Chats)，爲作者僅見的逃入於幽默派之一。在「冶工」(Le Forgeron)，和牠的疲倦而懷疑的城市市人的故事，這個城市人找尋康健和快樂而休憩在一家鄉下鐵匠的轟然雷動的寓所裏，我們可得到一深的生活之批評。「小村」(Le Petit Village)在這裏對於我們是有興趣的，因爲，有牠的武爾德(Wort)在阿爾薩斯之同情的圖畫，這是最初的左拉對於戰爭的描寫。在這些的其他故事中華陶(Watrou)的精神好像鼓動了幽黑的自然主義的火神(Valoan of Zakruhan)。他開談着滿生青苔的水泉，生長着野莓實的狹徑，雲雀翼下的聚合所，在一所宮殿的小樹叢下月夜的徘徊。在每種中，都無例外的，都不見有我們以左拉的天才的觀念聯合的兇殘的音調。一切都是斯文的調笑和田舍的甜美，否則便是坦白的同情的感覺。

那本「給尼容的新短篇小說集」末尾有一篇故事較其餘的長許多和重要許多。「孤桐的四日」(Les Quatre Jours de Jean Gourdon)在左拉所簽名的最好的作品中應得一個地位的。這是描寫一個屬於較好一類的布羅溫斯的農人，由這個人自己說出，可作標準的四日的的生活。在第一日這是春天：孤桐剛十八歲，他從他的舅父拉薩(Lizart)，一個鄉下牧師，的家裏偷走了出去，因爲他要由很濶的杜耶河(Durand)的水上去會他的害羞的愛人巴巴(Babette)。他的舅舅追來和捕捉他，但其恐嚇的反省反轉而爲祝福了，這種牧師的咒詛變而爲對着滿生芳草的春潮底感動的歌了。巴巴與孤桐在他們的訂婚時領受這位老人的祝福。

第二個日子是在夏天，五年以後；孤桐在意大利戰爭時成爲一個兵士，經受着戰爭的恐怖而終於肩膀受了傷，但幸無生命危險。正當他要前進動作時，他接到舅舅拉薩和巴巴合寫來的一封信，充滿着溫情的恐懼和震動；當他在戰後恢復了意識時他讀這封信。當時立刻他又爬了出來去幫助他的僥等的上校官，和他兩人互相扶助着直至扶到醫院爲止。這一段加插，有些相同於托爾斯泰之「斯高士托波」(Senza Pace)，在牠底觀察一個普通人在火線下的感情特別有技巧。

這個故事的第三部分是在十五年之後。孤桐和巴伯結婚已經很久了，而舅舅拉薩，在很高的年歲，已放棄他的職務，而在他倆的農場的農家跟他們一起住着。除了一樣之外萬事都很順意。他們富裕，康健，互相忠實，為他們所有的鄰居所尊重；但單單有一樣幸福還缺——便是他們沒有孩子。而現在，是在秋高日麗的時候——當穀和葡萄已經成熟，和可愛的杜郎河上的風好像一條白緞的帶子吹過金色的和紫色的山川景色——這種贈禮也是屬於他們的。在葡萄收穫的季節中間他們便生下一個小小的兒子了，而這位老舅舅，他的生活現在已沒有更好的東西贈給他們了，無痛苦地從生命落下來，因為過度的快活便好像一匹褐色的樹葉一樣搖下來了。在孩子出世的那晚上他壽終正寢。

其樂觀主義的聲調至此為止還這樣堅持的保持着，我們定差不多要痛恨第四日的悲劇了。在十八年後，孤桐現在已經是一個老大的大人了。他的兒子約克（Jaques）也在初期的成年時期了。在他們的快樂生活的中途，在一個冬季的夜間，杜郎河暴發大水，而祀所有都捲了去了。這是不可能的，在一個簡單的敘述裏，給了一個這篇小小名著的美的和羅曼蒂克的甜的印象，這篇作品是對於布羅溫斯的尼睿的讚美歌；但他引起許多奇奇怪怪的反想視這為優美的同情底田舍生活，和所有的親切而慈愛的人物，應該為自然主義的主人，「共和政曆七月」（Germinal）和家常習俗（Pot-Bouillo）的作者，所寫出的。

三

在一八七八年，左拉便想到一個地方能够逃開巴黎的塵囂的，在西恩（Seine）的適當的銀行裏置下一些產業，在波西（Paris）和麥郎（Marian）之間，在那裏他自己建了一間屋他建成很著名的。美當（Marian），便是置這份產業的那條村，是一個住民不過二百的常靜的小村區，根據習慣是絕對沒有大件事的，除了差利波兒（Charles the Bold）在該教區的教堂之洗禮盆受過洗了這一件事。前有小河，有豐富的草場，有白楊，有河傍的柳叢；在上面好像垂着和平底美的睡眠狀態的空氣，雖說還這樣近着巴黎。從那裏該主人的學友和門徒很快便開始聚集起來：如熱情的波斯威爾（Dorwell），阿黎克斯（Paul Alexis）；莫伯桑，一個強健的畫家，坐在他的小舟，從魯登（Ronon）來；其他的人，他們的名字因為與左拉頭領的自然主義派的關係而很快便顯著了。

這是在一八八〇年這個在波西路的小村區驚醒覺到牠自己因一冊使法蘭西文學劃一個時期的名著出版而著名起來，在短篇故事的歷史上更著名。「美當的夜會」（Les Soirées de Mélan）為自然主義者的一篇宣言，是在那個時候成爲最確定和最挑激的。這冊書包含六個短篇故事，有幾個是顯著的優越的，而全書引起差不多前無古人的一次總討論。左拉最初寫「磨坊的襲擊」（L'Assommoir du Moulin），此文之英譯已貢獻於英國社會譯者按：本文原附於這篇小說的一本小冊子裏）。第二個故事便是「脂球」（Boule de Suif），為一篇在新情調中之真名著，由一完全是新的作家寫成，確爲莫泊桑寫成的，三十歲，已介紹過與左拉相識，經有福祿伯爾（Gustave Flaubert）熱誠的推薦。其他的投稿人為西亞爾（Henri Cerny），他也是尚沒有文字發表過的，為一個好像給他的各同人以很大印象的人，但他的成就很少或甚至沒有以証實他們的希望。海斯蒙（Joris Karel Huysmans），較其餘的人他算是一個老大哥，和已經有些聲望於風景的，有臭氣的小說；安尼格（Henrique Lanson）由各苗魯溫（Gauteloupe）來的一個青年，他因一篇非常奇怪而有勢力的小說，「獻身者」（La Devotion），而引起人的注意，這篇故事說一個發明家謀殺他的女兒因為他可以應用她的幸運於完成他的機器；最後是誠實的阿黎克斯（Paul Alexis）布羅溫斯的阿斯的，是本國人，好像左拉本人，和充滿南方的很熱的侈靡的。吊着整部書的線索是推測這些故事是帶至美當給左拉讀了一晚的，和推測他是說出一個自

已的故事來作帶頭。

在這裏不需要說什麼關於那些自願在美當的旗幟之下的門徒的工作，而在那裏也很少事迹，帶有他的一個好大人之常有的仁慈心 (Benjamin)，左拉便贊成他們的友伴交情和答允同他們一起前進。「磨坊的襲擊」在這裏是供獻於那些在最初未見過的人的，和這是為我們的讀者之於估評牠的力量及真實。無論什麼時候左拉都寫戰爭，他嚴厲地高和平和地高。好像他後來的回憶錄的朱理安 (Julien)，他永不愛為戰爭而戰爭。他在性質上有些典型的法國人底瘋狂而自負的武士之風氣。他視戰爭為擾亂者，消滅者；他承認牠主要為一破壞的，愚蠢的，無理智的勢力，為那些有勢力的人為着一般人，工作者如他本人，的不幸而推動的。但在三次歐洲戰爭的過程中——便是在他的兒童期一次，他的少年期一次，他的成年期一次——他開始觀察皮面的底層，和在他最後的小說「破產」(La Débâcle)，他差不多贊成了我們的一百年前的青年過激黨的詩人們，說「屠殺是上帝的女兒」(Slaughter is God's daughter)。

在這種關係裏，和作為「磨坊的襲擊」的補篇的，我們可以推薦附於這個故事以獻於讀者們的熱誠的注意的三篇短論文。沒有在這個題目上寫得較這一串的回憶錄稱為「三戰」(Three Wars)更為逼真，在牠的簡潔方面，更為嚴酷了。在那些形式下路易和朱理安是否存在，或他們所說明的插話是否虛構的，無論有點關係或完全沒有。這些兄弟是十分自然，十分快樂的屬於虛構的世界，和如果他們的事迹在歷史的意義是真的，則這是少有的例之一，在這種例子裏是事實勝於空想的。懦弱的朱理安在這下面知道他的血氣旺盛的戰士的兄弟之死亡的危機是不暴發的，而僅僅冷成一個冷的軍士的感情，和喪去未完的戰役——他，詩人，在火線旁邊跪伏着的人，懦弱的俱樂部會員——而在籬笆的後面守望普魯士人來放射或刺殺，為最特別者和最有興味者之一，為一個小說家所常想描寫的。而投射於戰爭為一種道德性質的破壞者，為在一慘淡經營地共同關聯的社會之中爆炸的一種爆炸力的光，是不超過的，甚至由於托爾斯泰 (Count Lyof Tolstoy) 在一相類的方向所作的觀察。這是不超過的，因為牠在本質上便無偏見。牠容許不安，可怕的苦悶和戰爭的羞耻，和牠撕去傳統統系和牠的錫薄；但在同時牠又容許，不是沒有感嘆於其中的，這種笨鈍的的手段是唯一的有用於掃清這個民族。

四

在一八八三年，左拉印行他的第三本短篇小說集，以第一篇「隊長畢爾洛」(Le Capitaine Burle)為書名。這本集子包含一串優美的簡潔的半自傳的文章稱為「田野集」(Aux Champs)，為過去印象的一點小敘述，接觸着差不多類似於士梯溫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記憶的美處。除了這篇之外，這個集子包括四個短篇故事，和包括一組屍床的小逸事，稱為「悼亡錄」(Comment on Meurt)。後者的一種殆沒有作者之最好的風格的，和苦於表示出托爾斯泰所苦心作出的技巧之同一種類的無可量度的較優美和較深一層的敘述。關於這些死亡的小敘述，單單一個人，便是盧梭太太 (Madame Rousseau)，文具商的老婆，的是屬於最上等的。這是一篇優美的插話，是從好像左拉最了解的巴黎生活的種類而來，中下層階級，小的和自營的店主，他們正設法使人尊重而沒有別的。其他的人與其說似乎被觀察出毋寧說發明出來。

那四篇故事構成這部書的大部分，差不多是屬於左拉底成熟作風的典型例。以極端謹慎的將牠們寫出，在每個轉節節牠們都顯出該熟練的敘述者底技巧，牠們是固結的而在格式上仍不失其輕快，而每篇的結構都可以說得是沒有缺點的。反因為沒有缺點而成為缺點了！換言之，作者的錯處在機械的和不可避免的正確。難於劃清在什麼地方其過事苦心處表現出自己，但在每次其故事結尾處都留給我們以懷疑和冷感。其結局未免太顯明和太確實，其線索是以太多偏見的証明扯在一起了。其印象不是一真的故事之說。作一特別狀態冷淡地

被寫出或說明。在每篇裏某一社會狀態在起首時被描出，而一總結的相反狀態在該故事之結局時又發現了。我們極想相信這個作者是在決定這樣做的，而倒轉整個梗概絕對顛倒。這種是不注意自然之柔順的輪廓的，這種是撕裂溶化的金屬之空氣的，取去快樂我們應該不這樣依從的從許多幻想，許多知識，許多觀察的證明最底下接受。

取書名為「隊長畢爾洛」這篇故事，或許便是最好的了，因最少機謀的氣味。在一軍士的郡城（military county-town），一個隊長，和他的關心之母親和他的面色蒼白的，無母的兒子同住著，沉迷於惡嗜慾，和從軍團裏偷竊以供慾望。這是一個好的上校的大目的，上校發現這種情形，這個隊長用某種可以防禦一次公開的侮辱底方法以救他的朋友，和為在軍隊裏之最後的成功而解脫這個孩子，試過每種方法之後，而發現這個隊長的道德性完全是太軟弱和沉迷太深不足以贖回，因不可避免洩露的時間臨近，上校便在一間咖啡店裏辱罵他的朋友，想給他一個決鬥的機會令他光榮榮地死掉。這樣結果了他的生命，羞辱是避免了，但是，不能因此有多少益處給他的家庭，因為這個小孩子因瘦弱而夭折而孩子的祖母亦慘被餓死。畢爾洛的名字仍不能從墳土裏鑽出來。

左拉很少展露幽默底性質的，但却在一篇故事稱為「往哥格威爾的節日」（La Fête à Cognac）哥格威爾是給一個很古遠的法國北部的漁村，在一岩石的峽谷裏，和差不多不能到的除非打海道來。這裏有約百八十個生靈的強壯的人口，全部都是出自兩個匹敵的家族之一或別一的，在一微小的瓦龍那（Véronne）的狀況下居住，在競爭利益之間分裂開。一隻船載着利久酒（Liquore），在岩石的外面撞沉了，而一珍貴的桶跟別一桶的浮在暗礁上流入哥格威爾。這些村人，對於他們白蘭地本身直至今在還是奢侈品之最珍貴的，消遣了陶然的醉鄉裏之光榮的一星期，吸飲之碎片滴下，兜果核酒在鐵杯內，和從船底吸上柑香酒。在這快樂的海岸上壽那酒（Chartrous）像蘋果汁一樣流着，而練心會女修士（trappistines）也飲了一有柄杯。世界最少有的酒壽酒（Ohio masie）和西威安酒（Gervian silwowitz），約麥加甜酒（Amanita fun）和亞力酒（arack），薄荷酒（Chano de moka）和拉結酒（raki）滴在鯖網裡和淹浸着海草。因為有這批特異的和奇奇怪怪的酒徒，因之所有競爭的兩家的糾紛都丟到九霄雲外了，階級的偏見都掩沒了，和市長的富有的女兒也嫁給敵營裡的最窮的漁翁底兒子了。這是很有趣和很逼真地說的，但為左拉的脾氣的錯失損傷了一點——便是各枝節太熱鬧了，最後一幕的戲劇的完整性和樂隊的大鼓。太多桶利久酒之流入，這些鄉變飲得太普通，其舞台最後變成證據之太里地亞化（Lythian）了。

這部集子其餘兩篇故事——「一夜之愛」（Porrimo Nuit d'Amour）和「水災」（L'Inondation）——機械的結構底缺點更為單純明白。這兩種敘述之每一種開始都有一從容的生活之小心地加強描寫的圖畫：第一個例，是一個懦弱的青年隱居在一個村鎮裏；第二個例，是一個昌盛的農人，為他的家庭圍繞着和享受着所有物質的及道德的成功之愉快。在每次這種從容閑靜都只是最慘的悲劇的事件底序幕——不是僅僅的打擊或損傷的悲劇，而是積極地全滅的悲劇。稱為「水災」的這篇故事，描寫格龍尼（Garonne）的海嘯的結果，會一若奴役，刺激，和影響一樣的使人感動，如果其破壞並不是這樣絕對的完全，如果人民在最初這樣小心的列舉過的他們不完全是犧牲掉和，如在一次流行的歌曲稱為「一個可怕的故事」者，每個一些以特別巧妙的死。又如對拉「一夜之愛」，不需要做多於說說這是常由牠的作者發表的最可惜惡的出產之一，和是他的短篇故事之一般無害的性質一個生動的例外。

對於實際的文學的學生，沒有一些興趣附於在「水災」的事實上是左拉實在所重寫的，在一個更豐經營的形式裏，即他的「孤桐約翰」（Jean Jordan）之第四節。此處，如彼處一樣一個農人曾生活於最昌盛之中，住近一條大河，而終於為突起的洪水奪去所有的東西——他的屋舍，他的財富，和他的家族。一個作家不常有這樣重寫他的作品，或第二次說同樣較長的故事的；但事件的始末次序可發現有謹接的

一致，雖後者遠勝於較大的和脚色較多的故事。這對於專門的學者不是沒有趣味於比較此兩篇的，被約有十年間的分離的組織。

五

最後，在一八八四年，在拉出版第四個集，以第一名家作為全書名，即「奈士美庫倫」(Nas Meekoulin)。這冊書全數包含六篇故事，每篇都有很大的篇幅。無論如何我不提議敘述這本書的內容，一部分因為牠們是屬於自然主義之完成時期的，和似乎較相像為人所棄的「魯宋馬格」敘事詩的片斷而不像獨立創造的，但亦因為牠們與我會想畫的一個樂觀主義的和羅曼蒂克的左拉從一時至一時由他的理論回復於短篇故事作為安身處的圖書相抵觸。關於這些故事，一兩篇是戲謔的和尚可通過的無味的；巴黎的描寫稱為「囊塔斯」(Nartus)和「尼宋太太」(Madame Nelson)的有些可以說有利於牠們的存在。在這裏左拉似乎熱望於證明給我們他們寫好的第八張(Octave Feuillet)，如果他選出，一若他自己的「剛摩爾先生」(Monsieur de Camors)一樣。在「沙伯先生的介說」(Les Copulignas de M. Chabre)，這我承認當牠第一次出現時我便讀到了，和現很快意的再讀過，我們看這沉重的左拉努力於遊玩一若莫泊桑一樣的優雅，和以同一的風格。漂浮的大西洋和中空的大洞的印象在這個最無教導的故事裏裝設得很好。「奈斯美庫倫」，以之為書名的故事，是在布羅溫斯斯的不可為訓的引誘和報復的故事，以通常無生氣的良心(Conscience)作敘述。最後所介紹的短篇其山川景色的背景是這樣的生動逼真使我們一半忘記了其敘述的缺點了。

在這本書裏的其餘兩篇故事較為著名，而其中之一，最低限度，是有積極的價值的。這是可奇怪的在「倍卡伊爾之死」(Le Mort d'Olivier Beauville)和「達姆約克」(Jacques Dancourt)裏在拉會在同書裏寫出相當思想(Enoch Arden)的故事的韻文，被猜是死了的這個男子的新熟識的插話，和回轉頭去找他的妻出再結婚。倍卡伊爾是一個窮書記，後來和他的女人來到巴黎；他的身子很不好，和常受到痲瘋症的侵襲。有一次他竟陷於暈厥狀態因為延長得這末久使他們都以為他們死了，而埋葬他。他設法弄破他在墳墓裏的棺材，和疲憊的而被一慈善的醫生救起。他病了很久，恢復後他不能知道他的妻子已成什麼了。經過久久的找尋，他發現她已經嫁給一非常好的小夥子，一個隣人；和在他的快樂的面上，倍卡伊爾沒有勇氣去破壞她了。相似於丁尼生(Tennyson)的一強健的，英雄的靈魂，他通過而入於醉穩和黑暗。

特別有力量的故事稱為「達姆約克」的是對付同樣的觀念的，但有更大的神秘，和以少傳統性的態度。達姆約克是巴黎的一個藝術家，他在久被圍困中變成墮落了，他加入邑行政區。他被凡爾塞軍隊所擄，而罰他在新加力多尼亞(New Caldonia)作苦役，遣下一個老婆和一個小女孩在巴黎。幾年之後，他聯合兩三個其他的犯人，企圖越獄。事實上，他偷走成功了，和一個同伴，其餘在他們離開這個殖民地之前便淹死了。死者之一被誤傳是他，報告給他的家達姆約克已經死了。在有憑証的冒險後，和宣布大赦時，他回歸巴黎，他的妻女都不見了。終於，他發現他的妻已在巴特約爾(Bartichoules)嫁給一個昌盛的屠夫，和他鼓起勇氣，被一個流氓的朋友所以煽動，在中午的時分到店裏要取回他的合法的妻。在肉店的繼續的幾幕，和最後一幕是出色的，這個粗魯的屠夫，相信他的機會勝於這個卑賤醜惡的過走跳脫的以前罪犯，命令惠利斯(Mahia)任她自擇。左拉沒有寫得較有威力或似生命。這個窮的老達姆約克退避了，但他仍尋得了一個女兒。這個故事的結局是極不適宜於青年人的，和沒有更嚴厲的批評更適於責罵牠了。但，同時，我有忍心承認我想牠對於生命是很真確的而不少幽默性，我希望不相等於道德的推廣。如果我們喜歡，我們會想左拉永不寫「達姆約克」的，但沒有能防避得是敘述之上等結構的和支持的文章，被他後來的作品不常是少的機械的錯誤所損壞。

自一八八四年後，左拉一些一些時傾全力於完成他的大中心教義，不留時間於在他的文學的花園裏建築亭台樓閣了。但他的感覺的短篇故事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和喜歡研究月色底左拉的奇癖的人已經有充滿這樣材料了。

多情仙女 (左拉作)

丹西

你可聽見那兩打窗櫺，風嘆息着吹過長廊的聲音嗎，娜郎？這是一個恐怖之夜，一個富人們在屋內金碧輝煌的房子裡跳舞，貧苦的人們在巨宅門外顫抖的夜晚。脫掉你底絲鞋，卸掉你底艷裝，來在熊熊爐火之前，坐在我底膝上吧：今晚我將給你講一個美麗的神話。

從前，娜郎，某山頂上有一座陰沉可怕不許人看的古堡，它是一叢尖塔和壁壘以及許多帶着重鏈的格子吊閘；從頭到腳尖都披着鋼甲的武士，日夜的在雄傑上警衛着，到這古堡來爲主人恩格漢男爵所歡迎的只有武士哩。

倘若你見這老武士在長廊上踱步，而聽到他突然發出的枯燥而恐怖的聲音，你會同他侄女奧德脫，一個度潔美麗的小姑娘，一樣懼怕得戰抖起來哪。你可曾見過美麗的雛菊在蕁蘇和荊棘中展開它底花瓣迎着旭日的第一吻嗎？奧德脫就是那樣生活在粗獷的武士裏侍奉她底叔父。無論何時當她看見他時，她會突然停止她底遊戲，兩眼滿噙淚珠啦。她長的高大而美麗了，不時爲着一個自己也不清楚的，願望而太息；每次當恩格漢男爵出現在她底眼前時她就給一種說不出的，滋長着的恐怖抓住。

她底房子是在堡裏僻處的一個尖塔內，她底時光是消遣在刺繡美麗的旗幟上。她在對神的新禱中和由窗口向碧翠的風景和蔚藍的天空的瞭望中感到安靜，她是如何的常在夜裡從床上起來走到窗口向羣星注視啊！這十六歲大的孩子的心又如何的時常跳了出來，仰望着這廣漠的天空，問這蒼穹底閃約的星兒，那究竟是

什麼東西這樣煩擾她啊！過了如許失眠之夜，這些尙未意識到的愛情初次吹動了她底心旌，因奇異的激動之驅使他會擁把這粗獷的老武士——她底叔叔哩。但是他嚴厲的目光給她一瞥，她底衝動便消失，戰抖的又立即拿起她底針線了。你爲這可憐的孩子納悶嗎，娜郎？她像一朵初放芬芳的鮮花，她底美麗和香氣都一樣給踐踏了。

一天奧德脫正憑坐窗前，兩眼跟着一双飛鴿翱翔，她聽聞一道溫柔的聲音來自她下面遠處這古堡的牆腳，她伸腰俯視下去，只見一個美麗少年，唇間蕩漾着一片歌聲，要求這古堡的人給他收留。雖然她很注意的聽，也不能明白他說些什麼，但這甜蜜的聲音使她底心兒沈重起來，眼淚慢慢流下她底腮際，濕了她拿着的香薄荷的嫩枝。

然而這古堡的閘并不打開，一個武夫在牆內大叫出來：『站開。這兒只許軍人進來。』

奧德脫繼續從窗裡望出去。她讓尙溼着她底淚珠的花從她手上滑下，它落在這歌者的腳旁，他舉眼望這女子美麗的頭髮，吻着這嫩枝而行開去了，雖然他一步一停的回轉頭來。待他影兒消失了後，奧德脫走到她底牆頭，作了個長禱，她感謝上帝，却不知道爲了什麼；她感覺快樂，雖然她并不懷疑她底快樂的理由。那夜她做了一個美麗的夢，她再次見到她已擲給那少年了的香薄荷的嫩枝，慢慢地，從這顫動的葉簇中，一個小仙女騰了出來，帶着火燄色的翅膀，一頂相思花的冠和一件代表希望的綠色的長

袍。

「奧德脫，」仙女用撫慰的聲音說，「我是多情仙女，今朝送那具有迷人的聲音的青年洛亞司給你的便是我。看見你底眼淚，需要把它們弄乾的也是我。我到世界各處尋找寂寞的心，而把在孤獨裏嘆息的人們綜合起來，我訪問農舍同訪問王公大宅一樣，有時我覺得把牧人的曲杖和皇帝的寶節連合起來是對的。我在我保護的人們之腳下撒播着花朵，我以這樣珍貴的，甜蜜的契約役使他們，使他們底心兒歡喜得跳動起來，我底家在綠色的生長物中，在森林的小徑上，以及冬季裏在熊熊的爐火上，在夫婦們底房子裏。凡我足跡所到都有接吻和柔情。別再哭了，奧德脫，我是多情，仁愛的仙女，她特來抹乾你底眼淚。」

於是她重又隱沒於她底花裏，這花再合攏來變成一個平常的蒼苔。

你知道，娜郎，這多情仙女是真實存在的。看她在我們自己底家內跳舞。而憐憫那不相信她的可憐的人們吧。

次晨奧德脫醒來，一道陽光照耀着她底房子，鳥兒的歌聲揚進她底高塔，嚙拂的晨風送來花兒第一吻的香氣，撫弄着她光禿的頭髮，她起來，快樂，整天唱着歌兒，希望仙女的預言實現。有時她四望着附近鄉間，笑視着每個掠過的飛鳥，覺得她胸懷裏面好像有些東西使她快樂，使她歡喜得緊合着兩手。

晚上她下來進大廳裏。恩格漢男爵房邊有一個騎士恭敬地諦聽這老人的說話，奧德脫在火爐前坐下，那兒正有一個蟋蟀吱吱的叫着，她不停地繞着她底象牙捲線桿。

當她工作時，她不時把眼光投視這騎士新客，一回她看見他緊握着的香薄荷的嫩枝了。由這個微號，和由他底甜蜜的聲音，

她認識了洛亞司。她幾乎快樂得大叫起來，但為要掩藏她底潮紅的臉，她俯向那閃耀的爐火去，同時用一根長鉄枝將火搖動。火焰向上爆發成了燦爛的一托，忽地從噴喇一陣火花中多情仙女突然跳了出來，她由絲線袍子上撥開一片好像純金一樣的燒紅的煤炭，她走進廳裏，站在這對青年的後面，男爵看不見的地方。至於這老武士呢，正忙於詳細地敘述一個和異教徒的可怕的戰爭。仙女低柔地說：

「我底孩子呀，你們必須互相親愛，讓青春之回憶，和在爐畔講長篇故事留給老人吧。讓你們底接吻是唯一的和炭火爆發聲混和的聲音。以後以久遠的過去的幸福之回憶減輕晚年的憂愁的時光多着呢！當你們在十六歲相愛時，言語是無用的；簡單的一瞬勝過一回冗長的談論啊！互相戀愛吧，我底孩子，讓老頭兒胡說。」

於是她用她底兩翼這樣完整地遮掩着這對少年，使到正在講述那鉄頭巨人拔瑟如何的為哲赫爾的大劍一擊而殺掉的公爵也看不見洛亞司在戰悚的奧德脫的眉上培植他第一吻哩。

現在我必得告訴你，娜郎，關於這多情仙女底美麗的兩翼。它們是透明的像玻璃又細緻得像蒼蠅的翅。但當一對伴侶將有給人看見的危險時，它們便漸漸的變得厚而黑暗起來，使他們後面的東西都給隔絕，令到任何人也聽不到他們的接吻。如是，惡作的老人繼續講他奇怪的故事，洛亞司却正在他底面前撫摸着美麗的奧德脫呢。

天啊，它們是多奇怪的一對翅膀！我聽說少年女子們常為她們自己發現它們，藉此成功於隱藏自己不給她底祖父母知道的不只一個呢。那可不是嗎，娜郎？

好了，當公爵最後結束他底長篇敘述時，這多情仙女再隱沒於火中，洛亞司多謝他底主人并給奧德脫一個離別之吻後也退去了，這女子快樂得當晚夢見一個滿散布着花，無數的星星照耀的光亮奪目的山，每個星星都光耀得還勝過太陽千倍哩。

第二朝她走進花園裏，從這個葡萄棚邊到那個葡萄棚。在一個葡萄棚間她遇着一位武士，她一鞠躬之後，正想行過，却見他手裏的香荷荷嫩枝，那還是纏着眼淚的，她再認出她底洛亞司了，他是改扮了新裝到這堡壘來的，他讓她坐在一個噴泉附近的草原上，互相注視着，慶幸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互相見着彼此的形態。歌鳥婉轉着，這對愛侶感覺着那多情仙女一定是在他們頭上四周廻旋着了。

我可不必要告訴你那精細的橡樹那朝所聽到的，那是愉快的，看着少年少女在那兒坐着唱唱細語，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讓得這慶久，足足夠給一個鳴禽在附近叢林上築起了一個巢啦。忽然恩格漢男爵底沈重的步聲在園徑上給聽聞了。這對伴侶顫抖了起來，但那噴泉却淙淙的響得比以前更甜美可愛，多情仙女即帶着微笑從透明的溪流中跳了出來，她張開兩翼遮蔽他倆，使男爵很為詫異，聽聞聲音却不見一個人。

她把她底兩位朋友擁在懷裡，低柔地說：

『我是愛情之維護者，她掩閉那些最沒有愛情了的人底眼和耳。不要怕一切，親愛的愛侶：在這美麗的，晴明的日光下，在這花園的幽徑上，在這噴泉的旁邊，以及無論在那里，彼此互相親愛吧。我常隨同你們，維護你們，上帝遣我在人羣中，請笑神聖事物的他們永不能阻止你們，上帝遣我在人羣中，請笑神聖事物的他們永不能阻止你們，上帝給我這對美麗的翅膀，并對我說，『去吧，使少年底心歡樂吧！彼此相愛啊，當我保衛着你們時。』』

於是她跳了開去，從叢叢裏採集露珠（她底唯一的養料），而快樂地帶着它們圍繞着奧德脫和洛亞司，他們的臂兒是永遠交織

着了。

你將問我接着這愛侶幹些什麼吧？實在，親愛的，我頗不敢告訴你。我怕你會不相信我，或者嫉妬他們底幸福，而拒絕還我香吻。頑皮的女兒，你是好奇的，可不是嗎？我想我將要滿足你底好奇心。

來，於是那仙女來去去的翱翔直至夜已降臨，當她想使這對愛人分別時，她覺得她們是這樣個強，她得向他們說一番好話，她似乎（因為她底聲音是低微的）說得這要美麗使得他們底臉發光，他們底眼睛因為幸福暈的這要麼大，她說完之後，他們接受她底提議：她用她底魔杖觸他們底前額。

突然——噢，娜郎，你底眼睛多大啊！你將怎樣頓你底小足呢，倘若我拒絕告訴你這個結果！忽然，洛亞司同奧德脫都給變成香荷的花梗了，它們是這要麼大而偉麗只有是仙女才能做到的，它們互相依連，枝葉是纏繞着的，奇怪的花啊；它們將永遠開放，永遠混和着它們底芬芳和露珠；

至於恩格漢公爵呢，他們說他每晚講述着那跌頭巨人技藝和他怎樣給赫爾甫底大劍一擊所殺的故事以為安慰。

而現在，娜郎，當我們到鄉間時，我們將找尋這對神奇的香荷荷而問它們在哪朵花裏我們到尋到多情仙女，也許，我底親愛的，這個故事裡是隱着多少道德意味的。無論如何，在這里當我們坐着舒展在火爐前，我給你講它，正是為了想使你忘却這十二月雨打窗櫺的聲音，而希望它將鼓勵你更加愛這講這故事給你聽的少年人。

速寫

（莎爾斯奇律）

玲然

我在車站上消磨了一個鐘頭，等候着火車開進來。我細心地輪流的注視過幾個在候車室角落裏打着呵欠的女人。於是我試試

向一個有着美麗的頭髮，嬌小雪白的鼻，風情的眼睛的女孩子丟眼角；她對我伸出舌頭（紅得像田間的鸚鵡一樣），我知難而退，急速地找着別的東西來消磨時刻了。

天幸有兩個年青的學生走進候車室來。他們從頭至尾看來都是尷尬的，泥首垢面的，不潔的，是疲於行役的了。其中一個彷彿神情頹喪，十分鬱抑似的，是一個眉清目秀的好孩子呀。他坐下一個角落里，除了他的帽子，隨即把雙手掩着臉兒。他的同伴替他買了車票，坐在他身旁，不時的緊握他的手哩。

「爲什麼你偏要傷心？也許一切還是好好地過着呢。听我說吧，安東。」

「不會的，事情壞着呢，他危在旦夕了，我知道它……我知道……也許他早已死了。」

「不要信那胡說罷，你父親從前有過這樣的病痛嗎？」

「有的；他的心病已有三年了。他常常愛喝酒的。試想想吧，我們有八個人，其中有些是年幼的小孩子，而我母親是這麼虛弱的。再過六個月，他的補助金就要完了。可怕地艱難的命運呵！」

「那麼你半途遇着難關了，安東！」

鐘響了，候車室變成一個凌亂的場面。人們携行李接踵而至；站在開口的管門人給詢問的昏昏腦腦。隨處是擾攘和喧囂。我走進那個黃頭髮的學生坐着的三等車廂。他的同伴早就擁他上車，使他坐下近窗的角座，好像當他是病人似的，要他休養一會兒。他顯得坐立不寧，像有些說話梗在喉間。那個黃頭髮的孩子臉張弛地掙扎着，他的眼皮蓋上他朦朧的眼睛。

「安東，我親愛的朋友，」別一個說，「你懂得我的意思罷；上帝知道的。也許你知道……忍了它罷！」

第二次鐘聲响了，跟住是第三次。那懷有同情心的朋友走出

了車廂，當車起程時，他搖着一種奇怪的送行的手勢，好像他緊握拳頭來恐嚇他一般。

車廂內是些窮人，猶太人，戴着龐大的斗蓬的女人們，他們往往以肘部推開別人回到他們的座位，坐的喋喋不休，或是抽着烟。

那學生站起來，茫然無所視地望向窗外去。一條條的閃電像燃着的火從迷濛的窗櫺邊流過，類似着一束束羊毛的一團團的水氣和煤烟，給風吹散了撒在地上。煤烟也籠罩了山谷裡給雨水迷濛了的就地生長着的小灌木呢。——秋日的黃昏替眼前風物蒙上了一層微光，完成了一片不可言狀的憂鬱底風光了。可憐的孩子呵！可憐的孩子呵！

當他凝視窗外，凄寂的深愁呈現在他底倦態中。我知道所有他底情感在轉移的中點是無常的懸念，而他底感覺線之邊緣也留着一線微茫的希望哩。他瞧，他聽不見什麼，當他的茫然的眼睛隨着一團團的火烟時。車行中，我曉得他是愁苦，疲倦的，他實在想偷偷地哭了。那一線希望已消滅於志志的心頭。誰說得定呢？也許他父親已經漸漸地復元了，也許一切都平安無事罷。

突然地（我知道這一定會發生的），紅潮泛上他的臉，他的阻唇蒼白的緊攏起來；他睜大眼的凝視着遠處呢。這彷彿像一隻怕人的手，貫穿了他心頭的凄寂，憂愁與恐怖，戟指着他，也像風兒叫着「留心！」驚起了他。他一線的希望達到破碎點了，一分鐘以前他還沒有認清究竟的赤裸裸的實況已像一柄劍的刺進他底心。

要是我立刻走到他身旁，告訴他我是一個無所不知的精靈，尤其知曉他村中的事，他父親也不是危在旦夕，他將會跪在我跟前信我的話，而我也算以非常的善意待了他吧。

但我不跟他說話，也沒觸到他的手。我祇願意懷着興味和人常常有的不厭求詳的好奇心去靜觀他。

獄門

Lady Gregory

韓罕明譯

人物

瑪莉卡霞爾……一個老婦人

瑪莉庫禪……她的兒媳婦

守門人

景：加爾匯的獄門外。兩個鄉下

女人剛好進來，一個穿着黑

色長大衫，另一個却披着頭

巾。那正是晨光曦微的時候

卡霞爾

我想我們到了路程的盡頭了吧，這兒該是監獄的門口呀。

庫禪

一定是的，不會是別的地方。真的世上再沒有這麼高得可怕的牆壁的

卡霞爾

他，慣在山嶺間的人可紮關在這裏邊！到底什麼緣故他定得去滿夜犯事，把自己陷入危險裏去呢？

庫禪

一個人給關在裏邊，光線也見不着，也難怪心虛變弱了。若果他逼着說出些什麼那一點也不見得奇怪的

卡霞爾

許多好人連說都沒給說明白就給關了起來。我想，瑪莉，也許他並沒有幹出他們說的那樣的事情呢？

庫禪

你是真真確確聽見隣人們在他們的兒子給抓去了的時候叫喊的什麼吧。『都是且尼斯卡霞爾，』他們說，『他在監獄裏告發了他們。』

卡霞爾

這算不了什麼大不了，誰個女人看着自己人給從家裏抓了去，再看見了，都會隨口說出這些話來的。

庫禪

托里飛里的母親這麼說，柏盧安尼的母親跟他的老婆也這麼說。他們跑出來跟着我叫：『都是且尼斯發着誓指出他們的！』他們告訴我警官在大吹牛皮呢，那天他偵查德亞弋爾的時候，給他喝了酒，親自取得了招供，就把他帶進監裏去了。

卡霞爾

那些兇漢會幹出那樣的事來的，因為這孩子壓根兒沒有什麼罪過。爲什麼給他喝酒，失去了心計，就一起的爲難他呢？

庫禪

如果他把他們的姓名全盤說了出來

，也許根本什麼別扭也不會有了吧。全村都真真確確知道的，放槍的是托里。

卡霞爾

閉住你的嘴吧，別儘說了。你沒有什麼主意值得說的。讓警官自個兒幹他的事，別想從鄰人中得到一點兒幫助。

庫禪

那是柏盧安尼爲着自己的仇恨唆誘他們去幹的。個個人都曉得我的可憐的且尼斯一生就從沒拿過一桿槍

卡霞爾

（從大衫下面掏出一個藍色長信封來。）只要我們能夠曉得信裏邊說的什麼就好呀，這是他們隨後從郵局寄給我們的。我們倆壓根兒沒有讀過書，不是太可憐嗎？

庫禪

鄰人中有些是讀書的，但你却不許我拿信給他們。說不定這裏邊是告訴我們他現在是怎樣的情形或者什麼時候出獄呢。

卡霞爾

瑪莉庫禪，我真覺着奇怪，你却並不同意我的說話。也許他們在這信裏寫着，說且尼斯告發其他

的人也說不定的。

庫禪 我以為我們就索性停在這兒等着門

開好了。從士里夫埃特堪來這路程真長得要命，我們可跑了一整夜。

卡霞爾 我們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該做的

，只是來給他一個警告。他打算怎樣回去德亞戈爾又怎樣去對付鄰人呢？

庫禪 瑪莉，用不着過好幾天他們大概會

放他出來的。他們有什麼理由禁着他呢？他們一定准許他活命的。

卡霞爾 如果他們准允他活命，瑪莉庫禪

，他定得到別的地方去過活。不要讓他再看見德亞戈爾了，德羅達也好，德林德羅也好，都不要讓再看見。

庫禪 啊，瑪莉，我們給趕出了熟識的地

方，我們帶他到什麼地方去呀？誰個給送進生人堆中間去還能夠有一天的安然的嗎？

卡霞爾 我想只有在生人中間，他才能够

把自己的來歷隱秘起來。他頂好還是到美國去，那兒的人是跟草兒一樣密的。

庫禪 手裏沒的錢，他怎能够到美國去呢

？他自己跟我要去趕行程，小孩子又給丟在家裏。

卡霞爾 我寧願賣去了產業，是不願死要

錢讓他受難的。總歸有錢够你們倆清了債到別處去的。

庫禪 可是我們一到了外國去，你自己會

怎麼個着落呢？你是不願混在鄰人間過你一輩子的日子。

卡霞爾 我想在奧特勒那兒的貧民院裡沒

有人會認識我的。我真不曉得我能不能够到了那兒去却又不說出我的姓氏呢？

庫禪 唉，別儘說假話了。我怎能够帶兒

子去呀？真的，他是剛好離開搖籃的；在美國會保不住他呢。

卡霞爾 我可把他帶進貧民院去，給他安

上別的名字。當你們一切都停當了或是有了自己的住所的時候，你們可以叫他去的。

庫禪 早上多冷呀。這是他們開門的時候

了。要是我們帶來了一根番薯或者一塊餅還是麵包就好啦。

卡霞爾 我害怕着門開了打聽不到我們想打

聽的事情那夜且尼斯給抓去，他是遭了很重的傷風，咳嗽着呢。我想我聽得有人來了。像是有鑰匙響一般的聲音上帝跟他的母親庇護我們！我是根本怕在這兒露面的

！

（門開了，守門人出現，手裏提

守門人 娘兒們，你們在這兒幹什麼？這

兒不是過夜的地方呀。

卡霞爾 我請求跟我的兒子說話，他給關

在這裏邊八個禮拜又一天了。如果你得不着探他的命令，那你頂好還是回家去吧。

守門人 我昨天接到這封信。也許是准我

來探的。

卡霞爾 要是這樣的話，那他準是由醫生

看管或者在醫院病房裏了。

卡霞爾 如果他熬不住辛苦弄出病來，那

並不奇怪的，因為他早就遭了傷風，咳嗽得很厲害了。

守門人 給我一看這封信。真的完全沒

有拆開哪。

卡霞爾 我自己跟這個女人是沒讀過書的

。我們不願請求別的什麼人。這是二十號在加爾雅發出的，今天已是月尾了。

卡霞爾 我們從想不到要到郵局去。這封

信是後來偶然送到我們那兒去的。

守門人 讀了信可憐的娘兒們，你們不

曉得且尼斯卡霞爾是死了嗎？你們如果聽聽一聽什麼最後的說話，你們昨天的時候起來就好了。

卡霞爾 跪下！上帝跟他的母親庇護我們

寬恕且尼斯的靈魂！

庫禪 那人下面說些什麼話呢？真的且尼
斯死了嗎？

守門人 昨天一清早便死了，這會子已在
墳墓裏轉了世。如果你們想把他的
衣服帶回，我可以進去看看誰
是管理這些東西的。

（他進去了。晨曦漸漸亮了起來

卡霞爾

當在人世中再尋不着仁慈的時候，
天上却有的是永存的仁慈。那
兒準會給他發見了寬恕，不是人
類的殘酷的審判！可是我的兒啊，
他是人世中最好不過的，從沒
累我動過一回氣，却蒙了污辱死
了去，留給孩兒一個莫大的羞恥
！只要他不曾告發了誰，那殺盡
世人於他也是沒干係了！瑪莉庫
禪呀，你沒的話好說嗎？儘讓我
獨個兒在這裡哀歌着哭他嗎？

庫禪

（她沉落在門前的臺階上，着身
子，一面哀歌着。）噯，且尼斯，
你含冤死了去，我的心都碎了！陪
伴着過了許許多多的晚上，你現在
却落得個孤單單，我好悲傷啊！

經過谷德，經過奇爾比康地，我
怎麼能夠回去。人們不會出來悲悼你
，也不會給你祈禱靈魂的安息！

禮拜日跑上山去做彌撒，我會感

到怎樣呢？個個娘兒都帶着伴侶，瑪
莉庫禪却踽踽地獨行！

禮拜一人們都昂着頭出門去，我
又會感着怎樣呢？且尼斯割下了的草
皮躺在泥渣上，再也沒好心腸把來
送進火爐裏！

晚上的時候我會感着怎樣呢？一
切空空，只願個依你號名的狗兒！兩
個女人搓成了餅餌，却沒個男子來擊
分！

沒有男人來犁地，教我怎樣去種
田？奉前要分秧，收穫的季候又要搬
集禾束！

你若身後留下了讚美，且尼斯呀
，我斷不會嫉始你。鄰人都跟着我
一起哀歌，在我却好過一份家財。

可是，一些卑不足道的東西污毀
了的時候，你的聲名也遭了污毀，我
好悲傷啊！一年漸漸又過去，你的聲
名永遠難得掙起來！（她停止了哀歌
，轉向着老婦人。）瑪莉，告訴我吧
，你想他們會把且尼斯的屍體交還我
們嗎？我得親自一手抬他出來；再請
個人去掘墳坑。

（守門人打開門，遞出來一些衣
服。）

守門人 哪，這是他隨身帶來的全部東西

；法蘭絨外衣，汗衫，鞋子。一

共都值不得好多了；這山小子是
窮的。

庫禪 那天他們把他抓去見縣官，要是給
他時候去穿着就好了。他要是穿了
禮拜日的衣服，他們會把他當個漂
亮的哥兒看呢。告訴我，他們打算
把他葬到那兒去，我可以沿街跟着
送他嗎？再沒有別的什麼人對他表
示尊敬了，只有瑪莉卡霞爾，他的
母親，跟我自己呀。

守門人 這可辦不到。他自從昨天就給葬
在監獄所有的墳場裏了。

庫禪 竟自沒有個親人跟着送他，這可真
是太令人難受的事情呀。

守門人 犯了法的人就得把來做個榜樣。
他們怎能跟正派的人一樣公然送
喪？一根長繩，一回涼草的埋葬
，這就是應付一個給絞死了的人
的規例啦。

庫禪 一個給絞死了的人！噯，且尼斯奪
去了你性命的是他們，畢竟不是上
帝嗎？他們不讓你安然死在枕上，
上帝不容他們，我也不容他們！上
帝注定了他們生前就該受災受難啊！
我詛咒害了你的他們，我也詛咒那
放槍的托里飛里！

卡霞爾 （站起來，）別的一班小子，從德
亞戈爾抓來的托里飛里跟柏盧安

放槍的托里飛里！

亞戈爾抓來的托里飛里跟柏盧安

尼，都跟他一起給絞死了嗎？

守門人 他們可不呢，十二點鐘以前釋放
了他們了。你們大概在黑夜裏扯
着他們的。

庫禪 釋放了？且尼斯却喪了命？世上究
竟還有什麼正義呀？

守門人 他是在屋子左近給逮住的。他們
認得他的腳跡。其餘的人卻沒給
人尋出可靠的証據。

卡霞爾 那麼，警官跟一般人說且尼斯卡
霞爾在監獄裏告發了誰，可不都
是扯謊嗎？

守門人 我沒有時候停在這兒說話。審判
官得不到証據，法律就讓他們自
由了。

卡霞爾 (他踱進去，隨手關了門。)
(伸出兩手。)街上可有什麼人我
可以請他們到這兒來的嗎？他們
可聽見加爾遜有過這樣的事，一
個人爲鄰人而死嗎？

在街上說給人們聽，從士里
夫埃特堆來的且尼斯卡霞爾死了
。替了鄰人去死的是從德亞戈里
來的且尼斯卡霞爾！

他是年青，貌美，強壯，是
收割的好漢，投擲的能手。他死
也死得偉大，他保護了他的鄰人
！

瑪莉庫禪，檢拾起這衣服給

你的孩兒吧；兒孫孫都會用着
的。兒孫春天渡過海洋去，總會
索取一絲一線做紀念。

只消給審判官說出一句話，
且尼斯便可得着自由，他們提出
給他一切種類的財富。在監裏，
他們給他酒與金錢，爲的是想他
發個誓斷送了鄰人的生命。

柏盧安尼完全不是他的好朋
友，不過是個蠢笨的野蠻的同伴
；那是托里飛里，他敲破了牆壁
，把小犢兒放進了我們的草原。

且尼斯不願說話，他閉了嘴
，絕對不肯做個告發人的人。如
果他說出了証據指出托里飛里，
那畢竟也是說的實情。

我回去，經過谷德與奇爾比
康地，經過德林德羅與德羅達；
我對着市中的人民與歌者高叫，
給且尼斯造成莫大的讚揚！

他遺下在頹敗的屋中的孩子
將來會替父親感着莫大的誇誇！
整個愛爾蘭都歡迎他，所有波士
頓的人也歡迎。

我磨折了半百年的時光，我
永不會疲於讚揚！來吧，瑪莉庫
禪，我們沿着大路高叫，且尼斯
卡霞爾爲鄰人而死！

(她望着左邊去，瑪莉庫
禪跟隨着。)

——幕下——

烟玉懷中 磐石

海畔的足音沉寂了。綠葉底華蓋下，
我沉默地坐着。清脆的濤聲，像珠玉飛舞
的悠然响着；頹葉間的春風，溫情地耳語
着；青紗帳被陽光透過，恍佛金薄子閃耀
着；碧水間的春暉，像長蛇蜿蜒着；扶疏
的華蓋上，明淨的青天展布着；綠樹枝頭
，蒼翠的群山挂着；山也青青，水也青青
，綠葉更是青青；在這醉人的明媚的青春
裏，我領畧了無言之美，心靈被淨化着。
這幽妙的境界中，回味陸放翁底烟艇
記，愈惹起了湖海之思。瞧着眼前的疊石
，悠閒地和波浪接着甜吻，雄偉的棕色的
軀幹，和柔綠的衣裳依偎着。啊！我願化
作石頭，永遠陶醉在這自然之國；不然，
作一個漁父，半世徜徉在這漫漫的烟玉懷
中。

英雄

(意大利·鄂南遜作)

金明

江薩和神底壯麗的旌旗給擁到方場上了，沉重地飄浮在空中。身軀壯碩的人，紅着臉伸長了頸項，小心地擊着它們。

戰勝拉都薩人之後，馬斯加里科的舉行一個華麗無倫的盛會來慶祝這九月之宴。虔誠的宗教熱情使他們底心忙於歌頌德恩了。全城盡把它底豐富的秋收品貢獻於他們保護神底榮光之下呢。家家戶戶的婦女都展開她們婚禮的紗幔。男人也紛紛用青翠的花環點綴門楣，還在他們屋子的門檻邊滿撒着鮮花。一陣風吹來，于是所有的都在街中四處飛舞了，替羣衆添一陣狂歡。

巡行隊從教堂浩蕩地魚貫而來，在方場上一組組的散開。在那彭德里溫剛剛遷位於此的祭壇之前，站着八個人，被選來担承這扛起聖江薩和底神像的榮譽的特權。他們是：居洛，南馬利杜，密陶，根羅，雪索，格爾蘭特，格里希，森薩巴拉。他們無言地站着，當心着他們底重任，還有點戰慄哩。當他們站着，耳穿了鏗鏘的金環，眼睛閃耀着宗教熱情底靈光，他們真呈現着是一羣無敵英雄。而今他們覺得這是試驗他們頭筋脈搏底力量的時候了；於是有時一陣飄忽的微笑會浮到他們面上來。

聖江薩和的神像是壹件重量驚人的龐然巨物；軀體是以深色的青銅製成，手與腳則是銀鑄的。

「預備！」是密陶底命令。

人們從四處聚攏起來爭看巡行隊的盛況。窗門在一陣陣的風中拍擊着。廟堂中泛濫着人的狂流，樂器的聲響也普調清朗的悠然不斷的升起，消失於神秘的遠真處。那八個人，埋沒於狂亂的人羣裏，戰戰兢兢地懷着一股宗教的熱情，伸出他們底手臂，準備動程了。

「一……二……三……」密陶喊着。

他們以集中的力量試試把神像從祭壇上舉起來。但重量是太重了，神像便微微地向左邊傾斜。那一輩人已來不及緊扶神座了。他們向前斜傾以維持其平衡，但有些却心慌意亂，其中格里希和居洛更誤那神像從他們手上滑脫。它自然全盤重量墜下一邊了。南馬利杜喊出一下尖銳的叫聲來。

當四圍的人們眼見這使他們保護神受驚的意外事，他們嚷着說：「看啊！看啊！」一陣驟然的鼓噪充塞於方場上，聲響在泛流着。

南馬利杜頹然伏着，他的右手給神像高高壓住了。他伏着，視線正釘住那他無力收回的手。他的眼睛表現着恐怖與遭殃，他的口因為痛苦而張弛了，他却不出聲。血是流滴到祭壇上了。

他底同伴出盡全身的力量試試移動那神像，但那更證明不是容易的工作。南馬利杜的口爲着不可言狀的痛苦張弛得更厲害了。站在近處的婦人們吃驚地戰慄哩。

最後，神像給移開，南馬利杜的手也得從它下面抽出來。那一隻手顯然是壓的血肉模糊了。

當他們扶掖他慢慢地走向教堂的出路時，人叢中有人勸他說：「快點回家去。回家去罷！」

一個婦人除下圍巾來想替他包紮手臂。南馬利杜拒絕了她。他沉着地注視那一羣圍繞着神像來互相爭罵的人。

「這是我應得的。」

「不是，是我的！是我的！」

「不是，是我的！」

本洛，斯嘉化羅那，告里斯希爭取着南馬利杜的位置。南馬利杜走向那爭論着的人們。他底血肉模糊的手垂於身旁，他只以別一隻手在人叢中分出路來。

「那位置是屬於我的，」他直捷地說了，便以肩頭承住那神像。他堅忍地咬牙切齒去克服那創巨痛深的苦楚。

「你究竟想幹什麼呢？」密陶說。

「江薩和神底命令要我怎樣便怎樣，」他回答說，便閃着巡行隊其他的人們一起動程去了。

在巡遊之中，他流血的傷處漸漸地變成漆黑了。

於是有人會問他：

「南馬，你覺得怎樣呢？」

南馬毫不置答，祇隨着音樂底抑揚來整齊其步伐。他在那飄浮於風中的堂皇之華蓋底下頭腦昏重的走着。人們自然是一堆堆的愈來愈多。

走到一條街的轉角處，南馬利杜突然倒在地上。神像微微地斜傾。那擾一陣，隊伍慢下來。不久，巡行隊又復原狀了。斯嘉化羅那代替了南馬利杜的位置。兩個隨行的親人昇起那暈倒的傷者，把他扛入路旁的屋子。

莎拉，一個擅治刀傷跌打的老婦人，看看那血肉模糊的手，搖着她底頭。

「你能够出些法子嗎？」

在這情形中，她底法術是無能為力了。

南馬利杜從暈眩中醒來，強頑地保持他底沉默。他坐起來平和地察看他的傷處。給完全壓碎了的手顯然是成爲殘廢的了。

有兩三個老農走上來看看它，無論說話或動靜上都不約而同地這樣估量着哩。

「後來誰扛了那神像呢？」南馬利杜問。

「是斯嘉化羅那。」他們回答說。

「那來，現在那兒演奏着什麼？」他再問道。

回答的是：「晚禱詩和音樂哩。」

那些老農們向他告別，到唱晚禱詩去了。只有鐘聲動盪地從教堂傳來。

其中一個親人把一盤冷水放在傷者近處，說：

「浸你的手進去吧，我們去了。教堂的晚禱鐘在呼喚着呢。」

南馬利杜孤獨地留在屋中。鐘聲已轉換它底旋律，變得更雄亮些。日之夕矣。天也入黑了。一根根風搖動的橄欖樹的橫枝敲着窗櫺。

緩緩地，南馬利杜起始洗他的手了，當他揭那血跡的凝塊，那更清楚地顯出傷處是如何地刺目驚心。

「沒有用了，」南馬利杜想着；「那手是殘廢的了。江薩和神，我將它供奉您罷。」

他懷着一張刀子出去。街頭是靜寂的。所謂敬神的人們都匍匐於教堂之中了。屋頂上，給九月之夕陽照耀着的桃紅色流雲飄然飛過，像飛奔中的鳥獸之羣呢。

在教堂，人們紛紛聚集，隨着音樂的抑揚，跟唱詩班同聲朗誦。人氣和燃燒着的燭燭的烟使空氣遺抑的令人呼吸不來。閃耀於人羣之上的江薩和神底銀鐸的頭顱，像一座燈塔。

南馬利杜進來了。他穿過凌亂的人叢走到祭壇前。

「江薩和神，我貢獻它給您，」他以一片堅決的聲音說，手裏拿着那張刀子。

說完這些話語，他起始深深的砍入他右手的腕關節了。驚詫的羣衆給嚇的啞口無聲。那無形可辨的手起始與臂膀分離。經過了它搖搖欲墜的掛于最末一節的瞬間，於是它墜下這保護神腳底的儲藏香者底油膏的鉢上。

南馬利杜舉起那鮮血淋漓的斷手，以一片堅決的聲音再說：「江薩和神，我貢獻它給您了。」

「任我底命運隨意所之罷」

(波蘭·什派斯基作)

思平

在一間病房黑沉沉的角落裏，那張二十四號的牀位中，一個年紀約摸三十六歲的農人臥病着已經幾個月了。一塊寫着「骨疽症」幾個字的黑色木製報告表掛在牀頭，使病人一舉一動都提心吊胆。骨質結核腐爛的結果，這可憐的人底大腿要從膝上割斷了。他是一個農夫，一個種植馬鈴薯的人，他的先人早就以種馬鈴薯為業的。到過兩處傭工以後，他現在是自立門戶了；三年前就結過婚，還養着一個滿頭是茸茸的亞麻色頭髮的孩子。於是，突然地，他也無從說出原因來的，他的腿部出了毛病，生着許多小粒的潰瘍。他曾經替自己購備一輛車子作進城之用，當日他便給送到城裏教區的醫院來。

他清楚地記得在那一個秋天的下午，他怎的跟他年青的妻子坐在華美的有墊褥的車子裡，他們兩個怎的爲了惶恐與憂愁而哭泣，與他們哭完了時，怎的爲這無妄之災忍氣吞聲；但，所有都變模糊以後，又有什麼發生呢——莫可言狀的迷茫呵。但也惟有部分地如是而已。

醫院裏始終如一的單調的日子，在他生命史上劃了一條不可思議的裂痕，他底記憶保留不了什麼；但，在這幾個月裏，一絲不變的深愁，正如一塊石碑壓在墳墓上，是往往挾着殘酷無情的巨力盤旋於他的心頭。他祇有微微回憶起那會降臨到他身上的離奇的意外事；洗着，探視着傷處，後來就施割了。他當給帶進一

間滿是穿着染有血点的圍裙的先生們的房子；他也懷有一股神秘而剛強的勇氣，那是像一隻慈祥的手當面的撫慰着他的。

噢！上麻醉藥劑，他施割時睡着了。他底單純的心還未完這地面上最大的女教師之「睡眠」所教的功課呢。施割後，所有的都給肉體的疲勞蓋着了。這會繼續着，不過在下午和晚上，他們把一些像圓粒的石子樣沉澱的東西混進他的飲料裏，於是一陣陣發流就從杯上傾注到他完好的脚的足趾了。像飄忽的水銀球，起伏的思潮在他腦海的角落間迅速地追逐着，而當他出汗睡着，眼皮不是在睡眠祇在無意識的狀態中一致的合攏了時，他給奇異的半清醒的夢想糾纏住了。

所有真實的東西都彷彿消失了；剩下的祇是微弱的光，空虛的四圍，哥羅芳的濃味滲透着哩。他彷彿落在一個從地面伸出的烟窗樣長，斜傾的錐體之中。這圓錐體向着出口處逐漸收縮的距離頗遠的所在，有一點閃爍着的白光；如果他能夠達到那里，他準可以逃出的。他彷彿日夜都沿着蜿蜒於烟窗頂下之無窮盡的螺旋形路徑向那罅隙進行；雖然他內部都有點像一只野兎墜入羅網的跳躍着的東西，或者說，他心頭有許多的翼在亂飛着，他依然百折不撓的懷着堅強的意志進行，緩緩地，如一隻蝸牛。他懂得罅隙之前是什麼，祇要幾步就可以帶引他到青林之上的山岡，……：……：……：到他自己的馬鈴薯園的蹊徑間了。所以無論何時，當他

機械地擺脫了自己的漠然之感，他就有一種馬鈴薯豐收的幻像。田園上固然未散的透明的秋霧更清楚無倫地浮現出來。他看見了自己跟年青的妻子聚在一起，掘着美麗的馬鈴薯——大的像他們拳頭一般。

小丘之上，斷稜樣的植物叢中，牧人們三五成羣的聚集着，行囊環佈在他們周圍。他們伏在地上，把採來乾枯的榆屬柴薪燃起一炬熊熊的火；他們又以杖頭的馬阻鐵挑剔灰爐裏煨熱了的馬鈴薯。升起的烟在空氣中馥郁地散佈着一片榆屬的氣味。

有時當他神志清醒一點，熱病不大騷擾他的時候，他會沉落一種驚弓之鳥的恐懼的情態裏，這祇有困擾於氣息奄奄，去死不遠的人纔感覺到的。恐怖壓抑着他直至他全個人萎縮成了比滄海一粟還渺小的東西；他給怕人的聲响與高壓的魔力擲進無底的深淵了。

後來他足上的傷處始痊癒，熱病也減退了。他底心已由別一個的世界回到熟識的來，沉思着眼前的世事。但是這沉思的本質已經轉移。過去他在驚懼中會有愛惜自己的感覺，如今已成了殘廢的人之狂野的憎厭心，不可遏抑的報復的想念；他的憤怒竟狂銳地落到臥在他周圍的不幸的人們，彷彿是他們把他弄成殘廢似的。然而，別一個意念却尤其根深蒂固的盤據了他底心頭；他底思潮像一羣追跡的獵犬突躍而前，狂亂的追索那曾施刑於他的權力。

這作繭自縛的生涯繼續了一長長的期間，加重了他的憤怒。於是，有一天，他發覺他完好的一只腳堅硬起來，而且蹣跚浮腫。當大醫生依着日常定規進來，這病人就把他的驚懼告訴他。醫生審視過那浮腫的腳，不知不覺的針探膿瘡，懂得已經探到

骨節處了，袖着手憂愁地疑惑地望着病人的臉。

「好朋友，這是一個難症哩。它許會像別一只腳也未定；你也這樣想着麼？你實在是一個多難的人了。不過我們祇願意替你在這裏醫它的；你還是離開你的茅舍好，我們一定使你有豐富的食料的。」於是他帶着助手們走過。到房門時他轉回來，在那病人牀邊彎下身，秘密地，這麼就沒人看見，慈祥地把手掌放在他額頭上。

那病人底心是無限空虛了；這彷彿有人在暗處冷不防的擊他一棒哩。他合攏上眼睛，靜靜的臥了很久……直至一陣不知的和平的感覺籠罩了他。

在人底靈魂之中，有一處給七重關鍵鎖了的，可疑的，潛藏的地方，那，除了搗鎖者——悲慘的災難，是任誰也無從打開的。

索福客儂 *Sophocles* 已籍着不認識自己的奧狄伯色底口唇說過這神祕的所在了。它內中有潛藏的不可思議的歡暢，甜蜜的命運，無上的智慧。

當這不幸的人靜靜地臥在牀上時，他心中升起的特別的意像是基督邁步於苦海怒濤上鎮壓着暴風雨。

在其後漫漫的長夜與沉悶的白天裏，他是站在一個不可思議的距離，站在一處安全的地方來觀察一切，那地方所有的是和平與圓滿，一切似乎渺小，微帶滑稽與笨拙，但仍然是可愛的。

「相信我主耶穌可以……他可以把他底和平給予凡有的人類吧，」他喃喃自語。「不要緊，像給我一般，這一定能够實行的。」

紅豆漫刊

二卷·五期
每册五分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	梁之盤
經理	梁晃
督印	梁之盤
出版	南國出版社
發行	梁國英報局 <small>文咸東街三十二號</small>
通訊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印刷	光華電版公司 <small>香港德輔道西三八〇號</small>
代售	各大書局報社

印象

「印象」精于冲印放大

攝影家不可不知



全市最優異之冲印專家

在皇后大道中百華百貨公司對面

梁國英

專賣正藥

總局 香港文咸東街
分局 灣仔莊士敦道
分局 油麻地新填地
分局 旺角新填地街

